

年

卷

期

第

1

第

7

R
310.5
593.5
2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七 期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的甚麼？

請聽！



尊處有留聲機嗎？中外名伶的唱片都已置備嗎？不過京調，崑曲，小調……都是娛樂的玩具，沒有教育上的價值。家庭裡沒有，絕不要緊；學校裡沒有，也絕不要緊。費了百數十元買這種機片，必定要有錢的人才做得到。現在有一種機片，却不是這樣說的。他的內容，絕對的於教育上有益；他的價值，不過一二十元。非但機關團體都可買；就是中等家庭也可以買。究竟是甚麼機片呢？叫做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不能國語的人，離開家鄉，就感着不便。所以無論旅行，經商，做官，當教員，議員，……必要練習國語。有了這副國語留聲機片，可以「無師自通」；可以得着良好的國語「標準」。

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國語，實際上，職業上，發生許多困難。可以用這副留聲機片，自行練習。至於小孩子常常聽聽，於他將來的升學做事，都很有益。女子常常聽聽，也好曉得些社會情形；練習些社交的話語。就是集會，宴會……等，有了一副，共同研究，或是消遣，也很有興趣。所以無論甚麼機關團體，以及家庭，旅館……都該置備的。

趙元任博士創作

國語留聲機片

全份八片共十六面

▽定價卅二元

▽特價二十元

▽十二年六月底截止

另印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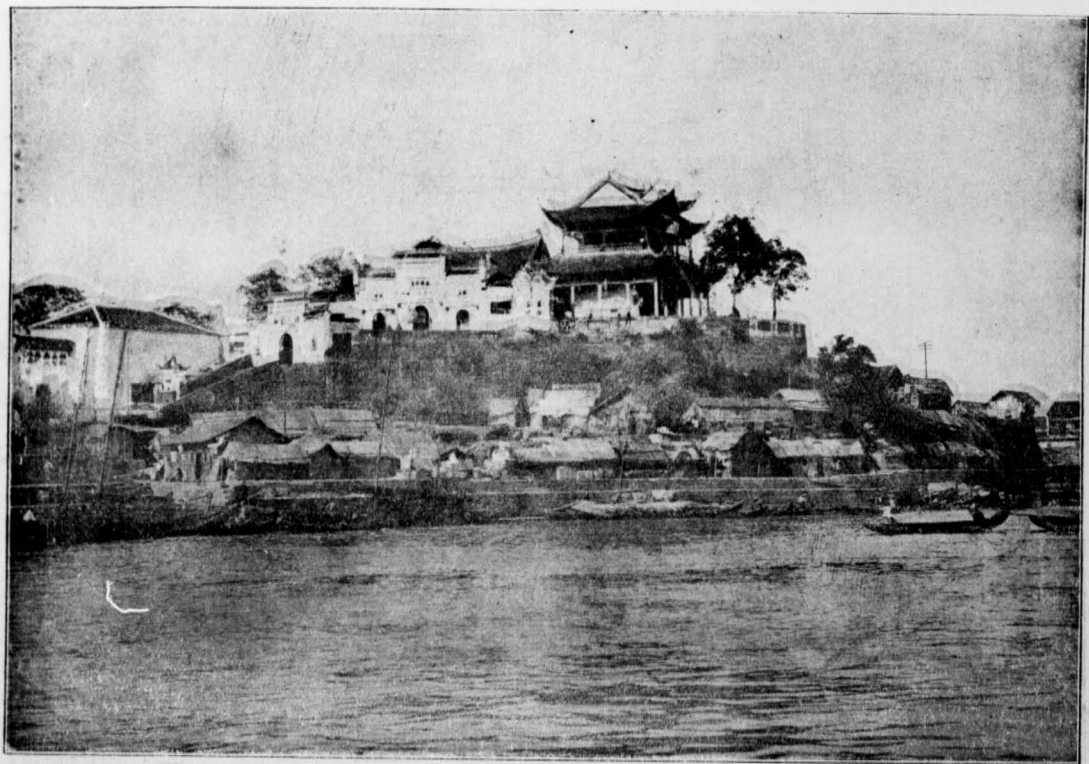
隨片附送

單購課本定價

四角特價二角

商務印書

館發行



(陽漢北湖)

閣川晴



(說明見本期世界奇蹟誌)

世界第一臥佛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七 期

王之面與癸之面

胡寄塵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

吳市簫聲錄

指嚴

白等一場(滑稽畫)

張舍我

結婚難

李涵秋

沁香閣筆記

林紓

情天補恨錄

葉勁風

誘惑

靜影女士

世界第一大佛像(奇跡誌異)

本期附贈民衆文學一小本如書祈立向定書櫃索取

高達觀

乞丐

張碧梧

一截小繩子

張碧梧

黑衣女郎

張碧梧

滑稽偶像(玩物製造)

張碧梧

殉情記

更生

荒服鴻飛記

天游

霞飛將軍(名人小傳)

卓呆

小說無題錄

培



這是閣
下應備
的字典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

爲向來出版英漢字典中卷帙最大搜羅最富之本，內容尤極精美；不論學校，事務室，或家庭，備此一編，可當良師，可當益友，又不啻一位極淵博之顧問，時時追隨左右，供疑難時之諮詢，編譯諸氏如

郭秉文
張士一
朱進
周越然
王岫廬

劉經庶
鄒秉文
吳康
鄭富灼
李培恩

蔣夢麟
賀懋慶
朱籙
胡明復
張世鑾

諸君，皆英語學界一時之選，苦心審訂，屢易其稿，以斯學之專家，經長期之努力，是書價值，可見一斑。

書定本年五月出版，預約業已開始，辦法如下

全書一千七百餘頁 精裝一冊 實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七元 兩次分交每次九元 本年陽曆三月底截止

小說月報

第十四卷 第一號

出版了！

本期內容極為豐富，篇幅近二百頁，較平時增多十分之四。另售定價二角，預定半年或全年者不加。茲將要目列下：

創作

火災……葉紹鈞
自殺……王任叔
彷徨……盧隱女士
故鄉……李劫剛
一封信……蘊是
酥碎之巖……王任叔
密意……錢江春
黃昏(長篇)……王統照

文論

讀毛詩序……鄭振鐸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百年紀念……沈雁冰
研究文學的方法……鄧演存譯
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討論)

顧頡剛 王伯祥 余祥森
玄珠 嚴既澄 鄭振鐸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預定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二元

譯叢

失去的晚間……跋佐夫著 胡愈之譯
經理處……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政變的一幕……莫柏桑著 李青崖譯
一個醫生的出診……柴霍甫著 耿勉之譯
從早晨到夜半(劇本)……開塞著 陳小航譯

其他

關於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西諦
詩歌二十五首……王任叔等
讀書雜誌十六則……徐玉諾等
海外文壇消息……沈雁冰
綠蔭(插圖)……許敦谷
選錄四則……冰心女士 周作人 愛羅先珂 郭沫若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肢酸軟疼自覺衰老瘦弱

在緬甸華商聲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如何治愈之瘋濕骨痛

旅居緬甸中華布商三弟先生之證書誠有益於患瘋濕骨痛者且更為有益於年少無知縱慾不節病根暗伏者茲將其概許刊登之證書列后緬甸曼特雷地開設三弟布號三弟先生來示云鄙人因幼年之時縱情花柳以致身體衰殘及年事稍長更覺精力不濟衰老之數月早實始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全愈鄙人欲轉告他人之患同病者



三弟先生

恙是也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費在內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衛生小書奉送老幼咸宜閱之也

筋酸虛如虧且非再色感重增下十服精一鄙將
 系楚胃百腦亦能造補章鄙人證
 刺腰消損血疲能丸廉士喜復逾全驟即初書取法紅登各
 痛背少損血所起治瘋也奇功且得生外量口已直見服刊效色各
 或背少損血所起治瘋也奇功且得生外量口已直見服刊效色各
 內向皮膚痛腎斷尻傷諸
 須一上諸



壬之面與癸之面

胡寄塵

(一)
這個時候是壬戌年最後的一天。而且是最後的一天最後的一刻鐘。

(二)

黃老板沈着臉對張先生道。怎麼樣。這筆賬你硬不還麼。

油……鹽……白糖……花生……一件一件。不是你拿去吃了麼。你忘記了麼。

青布……白洋布……洋緞……一件一件。不是你拿去着了麼。你忘記了麼。

店是我開的。不是你開的。不是你的兒子開的。也不是你的老子開的。

平時拿了貨。過年不還錢。你自己想想。過得去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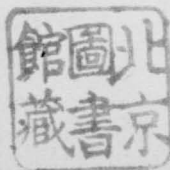
貨色不是我自己的。是花了血本販來的。連本帶利。都被你賒了去。都被你騙了去。生意真

不好做。店真不好開。

黃老板說着。愈鐵青了臉。惡狠狠的望着張先生。目光如電。射在人面上。似乎覺得有些痛。

張先生只是忍耐着不發一言。只得叫兒子去當了衣服。還清了黃老板的賬。

(三)



這個時候是癸亥年的第一天。而且是第一天的早晨。

(四)

黃老一着了新衣服。笑嘻嘻的往張先生家裏去拜年。開口便說恭喜發財。

恭喜你今年財運亨通……一本萬利……發財發福……

……買地做屋……哈哈。

先生今年要貨。只管往小店裏去拿。

我們老賓主了。二十年的老主顧了。

請先生照顧照顧。包管你價廉物美……價廉……物美。

請你照顧。恭喜發財。

黃老板如此說着。又接着哈哈大笑了一陣。真所謂一團和氣。真所謂春風滿面。

張先生覺得莫名其妙。一句話也回答不來。

(五)

黃老板既去。張先生仔細想想。到底爲甚麼緣故。一夜過來。他便變了一付面目。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昨夜的面。是壬戌年的面。今晨的面。是癸亥年的面。年既不同。面也不同。

(六)

張先生如此想着。還不自信。走進房去。問他的夫人道。壬的面與癸的面是不是相同。他夫人道。你真是個獸子。人的面與鬼的面怎會相同呢。

(七)

記者曰。壬的面雖惡。還是本來面目。還不失爲人的面。癸的面雖好。却不懷着好意。真是鬼的面。張夫人的話。一些沒有說錯。一些沒有說顛倒。

(完)



長篇名著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蔡子民先生跋曰

羅琛女士，原籍波蘭，長學法國，兼通英德俄諸國語，及世界語；工文學。近以

新著漢文小說「戀愛與義務」見示，受而讀之，心神爲之一振。云云……

第二章

隨蹤跡的人吸去了。

他們的婚姻，既是被人強迫而成的，他們結婚後的生活，所以也是空空洞洞；無一毫樂趣；若有人問乃凡你丈夫如何，伊應道，人很不錯；是一個好男子；若有人問大任你夫人如何，他必說是一個很盡婦道的好女子。

乃凡對於丈夫，同對待路人相仿；他在家也好；不在家也好；好像是不曾看見伊的神魂，早被那一個日日追



Fig. 9

人活個一得不算

臨別的那一封長信；伊有時思念到極處的時候，很願將

伊對於目前和
將來的事，彷彿是萬
念皆空，一塵不染；日
日在腦中盤旋的，就
是已往的陳跡，和那

一切往事，全行拋棄；將昨日所有的紀念，一概丟開；但是理性那裏敵得過情緒……

大任常和他的幾個好友說：『我的內人的容貌，是沒得話說的；但是沒有一毫的意趣；雖和旁人一樣，能呼吸空氣，但算不得一個活人。』

雖說如此，他們的生活，總可稱得起安穩；他們在家鄉住了幾個月；大任被上海縣知事聘去，作一等科員；夫婦就一齊遷到上海居住；一



Fig. 10

子孩個二生已

轉眼間，已是二個年頭；乃凡已生了二個孩兒；一個男孩三歲，一個女兒二歲；由外面看起來，可算是一個極樂的家庭；其實內容是恰恰相反的……

大任在家裏，既不滿意，就跑到外面尋樂；他常和朋友說：『他的家庭，好似一盤烹調不入味的貴菜；要打算

開胃，還須到外面去尋。』到了外面，人家看在錢的面上，果然伺候得他心花都開；大任在外面時候，因此漸漸的更多了。

乃凡並不因此介意；倒正合了伊的心意；伊可以日日任意打個小牌；約幾個女友聽兩本戲；男的女的，各自出外遊嬉；孩子們以及一切家務，自有僕人料理。

乃凡有時帶着孩子遊公園；吸點新鮮空氣。

一日，伊又同了伊的兩個孩子遊公園；伊在一張椅子上呆坐着；兩個孩子，隨着一羣小朋友，在池邊拍球玩耍；忽然伊小女兒的球，落在水裏；旁的小兒，撈了一回兒撈不起；乃凡的大孩子，便伏在地上；伸着大半個身子下去撈；不想一個把持不住，跌了下去；那些個小孩都狂叫起來；遊人也都奔過來；這時候，有一個少年，從人羣中擠到池邊；跳下水去；一把將小孩抱起，那小孩已然不省人事了。

乃凡在後面椅上，竟沒有理會這件事；伊正在那裏

追想幼年的生活；和昔日隣家的少年；伊正在那裏描摹



……想追裏那在正伊

的臉紅；伊後來這樣被狗咬；他怎樣救伊；後來又怎樣送信給伊；信裏說些什麼話；伊正想的出神，什麼也沒聽見；等那少年抱着半死的孩子，走到跟前，伊纔猛然間清醒過來。

伊從結婚以後，常是終日昏昏的；這可算是第一次

昔日這
個少年
每日跟
在後面
的情形；
伊怎樣
的有一
次偶然
回頭；少
年這樣
發生感覺；現在當伊的孩子遭了危險，伊可不是伊丈夫所說的，那個能呼吸的死人了？這一回，伊不但活動了；並且大活動了；第一件事，就是摩擦小孩週身；立刻將孩子的衣裳脫下，晒在太陽地；一面將自己的衣裳脫下，圍在小孩的身上；他那時，一心只在愛子身上；連那少年亦沒顧得，或是向他道個謝；一直等到孩子恢復呼吸，危險已退，伊纔想到少年；抬頭一看，啊……不好了！原來彼此都認識；那少年原來就是天天跟在伊後面的李祖義；伊不覺滿臉飛紅，垂下頭去；李祖義也神魂離舍，不知所措；歇了大半天，旁邊的人都覺得很奇怪；李祖義究竟是男子，鼓起全身力氣力問道：「你幾時結婚的？來上海幾年？我不知道你也在這裏！」

乃凡吞吐了半天，纔說道：「我的丈夫一定很願意見你；他還要當面謝你這番大恩；他最愛的是那兩個孩子；他這一生的幸福，都在兩個孩子身上呢！」

說末一句話的時候，聲音非常的沈着；言外像是有

不勝憤恨的意思。李祖義將孩子一直抱到車上；送他們回到家裏；他本想走；但是乃凡一定邀他進去見他的丈夫。

黃大任本是一個忠厚長者；最和藹不過的；聽見了這事，便很懇切的向他致謝；並說道：「先生合我的內人是緊隣；彼此都不疏遠；現在又蒙搭救小兒；我實在感激不盡；以後還要多多親近。」

我們現在要敘一敘李祖義這幾年的生活；當孩子落水的時候，他怎麼會在旁邊的。

他在上海，整整讀了三年書；文憑到手，便有滿腹希望；歡天喜地的回家；第一件關心最切要知道的事，就是隣女的近况；但不能逕直的向人打聽；因為，第一層，他不願意旁人知道他的秘密；第二層，也不合禮節；他於是深深的向他奶娘，打聽本城有什麼新聞；這個乳娘姓馬；平日最喜說話；並且富有理想；只要有人問伊，伊便像開了話匣，滔滔的講個不休。



Fig. 12

他老乳的

祖義說老馬！你先講本街却有什麼新聞；本城的新聞，下次再講罷。

老馬遂講起張甫麻先生；從前是怎樣作官有

錢；死後連棺木錢都是人家施給的；就因為吸鴉片；郭宅的喪事，又是怎樣豪闊；七日七夜，經懺沒有間斷；喪費一共用了三千多元；事辦完後，幾個兒子便不能支持；賣房子；賣傢具；米店也倒閉了；到如今，弄得各自到處謀事不得呢。

等到伊講到間壁姑娘出嫁的事，祖義三番五次的，打斷伊的話頭；問這個；問那個；問個不休；老馬那裏知道伊幼主的心裏，聽了這話，是怎樣的感想；祖義幾乎要倒在地下；眼淚幾乎流出來；他急用刀將中指割破；即推說是疼的哭了；奶媽以為他哭的是身體上的傷；那裏知道他哭的是心上的傷。

因爲他欲娶乃凡的心，十分堅決；在上海的時候，他認識不少女同學，容貌都不醜；並且都能說外國話；但總不能替代他最初的愛情；總也不能消滅腦海中隣女的影子；他總不忘從前每晨追在後面的景况；伊的瀟灑的體態；他又記得那副又深沈又柔和的眼光；當伊被狗咬傷，他替伊綁腿的時候，伊是怎樣的感激道謝；種種已過的溫柔紀念，紛至沓來，湧現在腦裏。

他原來還沒有訂婚；他父親對於他的婚姻，向持放任主義；因爲常想兒女婚姻，是兒女自己的事；爲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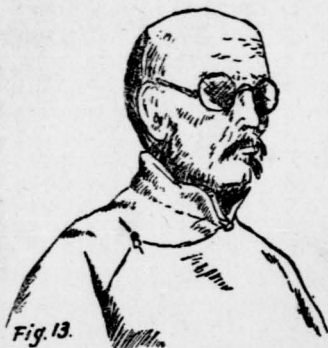


Fig. 13.

通開最家人老

幸福起見，應當由他們自主；所以祖義從上海回來的時候，滿想將一面

的隱情，告訴他父親；老人家最開通，沒有不准；那想到乃凡嫁的怎樣早；（還不到二十歲）他更沒想到伊早定了婚約；即使未嫁，亦無法可想。

他數年的夢，算是醒了；希望絕了；他也不和旁人說；誰能諒解他的隱衷；誰能安慰他；他於是走到昨日心愛的那棵樹下；發洩他的鬱悶；抬頭一看，對面的那棵大樹，仍舊巍然而立；但是那枝葉現在所囁喘的是什麼了？已變了苦痛的回音；那枝葉彷彿陪他嘆息。

祖義常到樹下，和他作談；正值秋末冬初的時候；黃



Fig. 14

樹標那的愛心日昔

葉盡脫；祖義自己思想，樹葉的生命算是這樣完了；冬季一到，全都枯槁；但到了春天，又另有新鮮綠葉蓬蓬勃勃發生出來；但是舊葉子呢？從此再沒有了。因此樹的景象，也是非常愁慘；枝子彷彿一個頹喪人的兩臂；無精打采的望下垂着；祖義也無心去收拾他；因為無用處了；即使收拾的枝幹茂盛，他又將他的花和香氣傳給誰；心愛的人已不在旁邊了；很遠很遠！祖義也不知道伊在那裏；他也不打聽；打聽了也無用。

祖義那時是一個純潔的少年；既沒有經壞書的薰染；也沒有受萬惡社會的誘惑。

祖義的母親，有一天，問祖義，「你每天吃也不多；兩眼通紅；大概是不舒服了；總是心火太盛；哦！請一個頂好的醫生，就是治好督軍的那個名醫；給你來看一看；你以為好不好？那個醫生，咱們城裏誰不知道；連西洋人也有求他看病的；醫道高明，可想而知了。」

「娘啊！你不用擔憂；幾天就好了；沒有大病；靜養靜

養也就好了。」

從此他更奉了明文似的，躲在自己屋裏；終日憂戚；



115

啊 娘

過了幾天，果然病了；不能起牀了；所說的

名醫，來看了一次；也說不是真正病源；只說體氣太虧；可憐的老人家，便瘋了似的，購買補藥；人參，於朮，那是不必說了。

但是總也沒有成效；祖義照舊是面黃肌瘦，如有所思；一天，醫生說，「北方的氣候，與病人不相宜；最好是回南。」

離開這個「觸目皆是往跡」的地方，祖義也不反對；他希望在他處，或可忘記那段傷心史；他并想到自己年紀，已然不小，該圖自立了。

他從前本打算創造一個情愛作基礎的家庭；現在既不能達到目的，沒有別的主意；只有想法子，將愁事忘却就是了；等他將這病治好，再另想主意，另圖生活。

他立定主意；打算到上海；他以為上海繁華場中，一則容易消愁；二則商店林立，不難謀生；老人家從前在江蘇做過官；在上海很有幾個朋友；他的性情，又是喜商不喜官；所以兩個月以後，祖義又到了上海了；在一家「運絲出口公司」辦事；他懂得法文；就管了文牘。

現在的生活，和從前的生活，迥不同了；從前只想快的畢業成家；現在彷彿一只無舵的船，順水所至，亦不知到那裏去；公事完了，不是到茶館去喝茶，便是到妓館裏去消遣；他也時常到公園去散步；這種消遣方法，在他彷彿是最對脾胃的；因為樹陰下來往散步，或坐在樹下，

他可以默想，這幾年的功夫，竟沒有消滅他最初的愛情；



小影在眼前立着

他到上海之後，也沒有許多方法可以丟下前情；同別的女友，甚至同妓

女說話的時候，隣女的小影，總在眼前立着；他總看見伊的輕盈體態；和挾着書包上學去的那個神氣；情根種的太深；用什麼法子也除不去了。

那一天，正在湖邊發癡；彷彿對了新交，想將心裏的一腔熱情，都告訴於他；癡癡的坐着；眼看着水；彷彿水裏也有他的苦痛的影子；耳聽着水聲；那水聲彷彿和詩人一般，濺濺說道：

「少年啊！少年！你以為你是第一個創造愛情的

人，你是第一個能唱愛情詩的人嗎？你不要弄錯了，這種唱，我已聽過不止一次了；你不過是追隨人後，再唱一遍就是了。」

他忽聽見對面小孩子們呼救的聲，忙跑去了；他怎

樣救的小兒，我們已然知道了。

這件事，將他和使他成了現在這樣的人，會在一起；他也不問，乃凡快樂不快樂；看了伊那種無精打采的神氣，就可以明白了；聽了伊「我丈夫最愛的，便是這兩個孩子」那句話，更可以明白了。

（未完）

風俗誌異

緬甸人之生肖

培

緬人生肖有七。禮拜一屬虎。禮拜二屬獅。禮拜三屬有牙之象。禮拜四屬鼠。禮拜五屬小豬。禮拜六屬龍。禮拜日屬半禽半獸之怪物。普通人見解，以爲凡人之情性，各按其所生之日期而定。屬虎者主有妒心。屬獅者主誠實。屬象者主性躁。易怒而易平。屬鼠者主溫和。屬豬者主多嘴。屬龍者主好爭。屬怪物者主貪吝。



諸君
 用長城牌香烟
 請
 客時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感謝



一年容易。又是臘鼓春動時矣。願諸君撫序多欣。爲頌無量。本公司開辦三年以來。蒙全國人士熱心提倡贊助。毋任感謝。際此歲首。敢問閣下。去年所入幾何。除開支外。實在儲蓄幾何。再今歲之所入。約有幾何。能再力求節儉。繼續儲蓄乎。

本公司之有獎儲蓄。法良意美。實爲諸君之美滿儲蓄機關。尙祈趁早加入。共享利益。

東方儲蓄銀公司謹啓

▼總公司在上海北蘇州路二號
▼印有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吳市簫聲錄

指嚴

古史常載屠沽中有英雄。乞兒爲佳子弟。蓋人生托命之始。有幸有不幸。造物靈秀。必不私厚於執袴。特患卑田院中人。不能激厲志節耳。蘇閩楓橋集有乞兒屈某。父母皆勞働家。清季大疫。相繼殞命。屈兒僅十二三齡。何怙何恃。勢不得不流入討飯團。又以客籍細民。絕無宗族姻婭。可以稍分餘潤。慘苦籲天。自可知也。集尾有古刹。兵燹剝落。僅存破殿三楹。沿門托鉢者數人。據爲巢穴。屈兒強廁其間。恆受諸惡徒虐辱。幸有老丐愛其聰慧。始賴庇護。時得殘羹冷炙。果其枵腹。老丐於丐羣中頗有勢力。值風雪。命屈兒煨柸。柸煖足熟芋。諸乞徒出外奔走。不復偪屈兒跣足挨凍餓也。顧桀鷲者輒恨恨欲苦屈兒。苦未得閒。一日。集中有富翁喜慶。丐團故例。須推定若干人踵門獻

技。藉博賞賜。屈兒能歌蓮花落。又善天魔舞。羣丐公推爲先鋒。屈兒亦喜自負。踴躍欲一試。及期。傍晚忽病。呻吟不能起。老丐憐之。提議以他丐代。衆大譁。謂屈兒臨事規避。必強之起。且語侵老丐袒惡。老丐憤爭未決。一獮丐突於敗絮中挾屈兒起。趨走如風。老丐遣人追之。不可得。以爲必往富家索錢也。覘之。殊無蹤影。老丐大感。自走城內外訪求之。凡三日。始遇於譙樓之隈。蜷臥奄奄垂斃。問之。不能興。但以手指足。則血液狼籍。筋斷骨現矣。老丐大慟。負之歸集。求某醫施藥。半載漸愈。屈兒遂不良於行。顧感老丐之恩。親若父子矣。

老丐初本商人子。以盤龍癖敗其家。妻子又相繼歿。孑然一身。遂入討飯團。然能書算。既憐屈兒穎敏。欲其他日有

所成就。時時督教之。骨董攤之破書。垃圾桶之禿翰。配以竊賊瓜屑。故紙籠陳楮。時時席草地。倚枯樹。開露天臨時學塾。屈兒好學出天性。以故稍稍識字。丐中有好弄者。亦從而咿唔佔畢。過者咸笑指謂乞丐學校也。屈兒漸能按本唱歌。且作欵斜孩體之書法。入市求乞。市人奇其才。爭與之錢。故所得獨豐。歸必傾囊獻老丐。不私一文。以是老丐益愛之。雖孝子之於慈父。不是過焉。至是羣丐易其排軋之念。轉媚屈兒。且妬老丐之獨享其利。頗以讒言離間。謂屈兒何意。得錢不自謀娛樂。彼非爾父。胡和盤托獻。矧爾年近冠。積貲可博婦女歡。某蓬門有雌雞。小家碧玉也。盡誘諸屈兒。聞言掉首不顧。納財於老丐。如故。老丐得錢。祇循例給屈兒飲食。絕不爲屈兒製衣履。購器用。籃糶粗糲。聽屈兒自爲謀。然老丐仍節嗇。不肯花費消受。亦不知其錢之何往也。屈兒我行我素。亦絕無怨言。如是者累歲。會夏秋間。老丐遽染疫。勢已不起。屈兒撫慰左右。入市求藥餌施治。老丐乃執屈兒之手。垂淚至臆。振其顛吭垂絕。

之聲曰。兒乎。予可死矣。死亦無恨。惟兒以父視我。我亦以子視汝。前此汝所獻之錢。皆汝汗血所得。我實不忍浪費一文。悉爲汝存某米肆。有憑券在此。我死。汝可往取。約二十餘緡。可以作小經紀。成家立業。無事更爲寒乞態矣。前途幸福。祝汝無量。他日能以一盂麥飯。祭我於白楊衰草間。則我在九原。猶含笑也。言訖而隕。屈兒哭失聲。即持券往米肆索贖。盡舉以辦衣衾棺木。擇地葬之。他丐或教之曰。子愚矣。卽爲彼老殯斂計。某善堂有施櫬。又借尸求助。亦不患無錢。此存貲正可供汝自立之需。胡虛糜爲也。屈兒泣曰。如是則吾心始安耳。富貴有命。吾忍利其死以自利哉。且吾本丐也。妄求奚益。卒治喪如禮。米肆主聞而義之。遂呼而語曰。盍備我家。給汝值。免仰面求人。屈兒不允。彊而後可。肆主婦意不謂然。時時指摘其短。同夥亦揶揄之。謂吾儕乃與乞丐伍。屈兒初尙忍受。主婦故倡門。肆主有前妻女曰簫娘。頗遭虐待。恆枵腹飲泣。屈兒憐之。私給餅餌。主婦偵知。大詬厲。誣屈蜚語。實則屈已逾冠。簫娘年

未織素也。肆主以妻斐浸潤故。待屈亦漸薄。一日。主婦失飾物。竟指屈盜竊。詬辱百端。屈無以自明。幾殉生命。幸物已得於故篋內。蓋偶忘也。屈喟然曰。乃徒爲人疑竇。是真不可留矣。遂棄行李。拂袖遽出。雖襖被不攜也。哭於老丐之墓。仍還古剎。諸丐皆曰。爾命誠丐矣。卽市人亦以爲言。屈夷然不辯。提筐托鉢。或泣或歌。朝出橋頭。暮宿廟角。雖風雨寒暑無間也。過故肆則疾趨而過。若相挽者。得餘錢則存於他肆。他肆或勸之作業。笑謝而已。

楓橋於紅羊劫前爲巨鎮。糧艘麇集。米客往來如織。或有稔屈兒軼事者。相與太息。欲謀所以拯拔。奈屈兒傲骨嶙峋。懲於前事。一若依人之必遭白眼者。踴躍年餘。依然行乞。一日。入廁便旋。忽一估客先在。似曾相識。約略問訊。更衣旣罷。匆匆遽去。屈兒瞥睹其人。踣踞處。有一物遺留。亟拾視之。則行囊也。提之極沈重。心念此必黃白物。吾有幸福。天所賜也。解視之。果朱提數百兩。四顧無人。卽繞至鎮後僻處。心口計畫。若存原肆中。恐估客必來訪求。雖不允

珠還。必大費唇舌。不如避往城中。別謀發展。較爲安適。計旣決。方蹣跚欲行。忽轉念自咎曰。屈某何人。一生骯髒。乃見財起意。遽變初心。尙得自稱清白耶。此物係他人汗血所獲。一旦失去。或憂鬱搶攘。致喪生命。或本係居停委托。益復不堪。而我據以爲利。不仁極矣。此安可者。吾若命當富矣。何至爲丐。旣丐矣。貪而害人。必且殞命。死則此財亦歸他人。得之何益。不如早歸原主爲愈。毅然仍往廁旁。抱囊而坐。雖穢臭薰蒸不顧也。居無幾何。果一人盆息來。注視地上。顏色灰死。屈諦視之。卽前估客。因笑問曰。先生有所失耶。厥狀若何。估客視履。丐之破衣內。隆隆有物。知必爲彼所得。欣然告以囊底物狀。屈丐悠然曰。是矣。卽出囊捧獻。估客色驟喜。如獲再生。乃曰。子非前某肆之屈朝俸耶。久仰君好義。今見財不苟。拾遺不私。果古之君子也。願分百金爲君壽。屈丐笑曰。客誠大愚。吾若利君物者。早往城中謀所以處置矣。今以多易少。吾何爲黷拙至是。且君物亦有原主。若損百金。仍遭譴責。非吾成全君事之初心。

也。幸勿相溷。語畢欲行。客牽衣哀之曰。屈君誠高義。但在我一無所報。於心何安。受我十金。亦使我聊表區區也。他日當與君爲生死交。再謀相酬未晚。屈丐知不可却。乃勉受焉。客大悅而去。屈遂巡持金。欲往肆肆。

前米肆主者。因遭折閱。婦不安於室。席捲所有遁。肆驟閉。肆主挈其女居他所。傭於人爲夥。屈丐尙不知也。是夕。正持金過其門。見有人洵洵批頰大詬。一女掩泣於旁。偶視之。則肆主與簫娘。俱奮相識。問何爲。肆主喟然長歎。初不肯言。似言之亦無益者。一二惡客更怒之。以目曰。乞兒何與人家事。速關汝口。提汝筐去。勿立此多管閒事也。屈丐大言曰。吾之所以問者。以肆主本吾舊居停。不忍見其穀簾也。吾欲助彼一臂之力。以盡舊誼。豈漫爲喋喋者。肆主知屈丐夙仗義。或彼有積貲。可供緩急。乃懇切告以由來。則肆主曾假彼惡客金。屢索不償。惡客固胥役。於地方有潛勢力。盤剝重利。視爲當然。今瞰其女美。故來奪簫娘去。簫娘抵死不從。肆主慘然無力解紛。故楚囚相對耳。屈

丐問所負幾何。則曰十金。屈丐斲然曰。十金區區。亦值得索人兒女爲償耶。子非官帑。胡凌辱人至是。惡客見屈丐發言正直。怒目猶聲。愈不相下。反唇相稽曰。子一乞丐耳。誰信用汝。而敢出大言。子言十金區區。則何不擲十金在座。吾輩卽舍之去。讓汝獨占英名也。屈丐曰。信乎。惡客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輩索債。目的在金錢耳。其他安問。屈丐乃從容搜衣囊。取估客所贈金出。赫然如數。惡客無言。但呼好好。攫金遽去。肆主改容致謝。簫娘引睇含情。淚珠猶脈脈也。屈丐灑然別去。不復入市。欲返古剎。方覽雙閭。忽二客迎面來。似官署公役者。舉手詫曰。子行得好事。乃在此耶。速隨我去。否則縲綑無情。當加汝頸矣。屈丐聞其言突兀。但心無愧怍。卽坦然從之行。迺迤入城。抵官署。揚言某姓竊案破矣。屈丐聞言大號。二役拳足交下。禁不令辯。官又因事不卽審。夜拘廡下。凍餓鞭笞。亦忍受之。有客來笑問人安在。二役指示之。猶笑詬穢。屈丐視之。則索簫娘之惡客也。心知爲彼陷害而已。

屈丐在押所受私刑。痛楚萬狀。自思黑暗世界。覆盆何以得雪。吾平日自謂行善。乃得報若此。彼蒼果夢夢耶。或者。有司賢明。能察惡胥之誣。則吾尚有出頭之一日。否則。殆矣。雖然。人生之有幸不幸。亦命也。如吾曩日從老丐受學。在在蒙其庇蔭。初不知人世間有危險事。乃以才能過人。致遭尤怨。殘及吾足。幾致喪身。其後急自韜晦。始幸無事。及妄希榮譽。入爲肆夥。卒攬主婦之怒。遂遭斥逐。不得已而復爲丐。無端拾得遺金。我知爲不祥。尙免他患。而十金之贈。卒使我見義勇爲。立救弱質。乃觸小人之怒。有此誣陷。嗚呼。古人言。饒饒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吾惟一遇憑藉。立露頭角。所以爲庸衆所不容。今而後苟得免死。當使此心如槁木死灰。不復問人間不平事矣。正思潮起伏間。忽傳宣堂上鞫訊。二客入呼加鎖。銀鐐出室。且提耳命之曰。子受審時須自認爲賊。不過拘禁數十日耳。若囑強不承。堂上官至嚴酷。五木之刑。必無幸免。且亦知彼估客固劇盜乎。子得盜金。雖百喙難逃同黨。不如供認竊賊。猶獲

從輕發落也。屈漫應之。既跪案下。官以曾否竊某氏爲問。屈未及答。兩旁胥役大聲恫喝。屈心急號哭。官陳某。頗有賢聲。至是斥左右毋撓語。令屈自陳。屈乃歷述身世及估客遺金事。官方猶豫。堂下胥役皆失色。忽一人衣履華潔。倉皇入跪。大呼屈丐奇冤。願以身家保證。其清白。因述還金事。與屈語若合符節。官爲動容。亟霽色呼之曰。屈君。義丐也。士大夫且難之。况貧兒耶。語未畢。肆主攜女亦至。踉跄代償。逋負救援弱女事。陳公視女有色。愷然曰。吾幾爲姦謀黑幕所誤。不重懲之。何以飭風紀。乃立拘惡客豪猾。至。盡得其與胥役勾串。挾嫌報怨狀。大怒。各笞逾千。永禁盤剝重利。斥革胥役卯名。顧謂屈丐曰。子之仗義不貪。不可不賞。吾將使該集米業巨商。以餘羨之糧飼子。而肆主之女簫娘。子所卵翼者也。子未有家室。可爲汝當堂斷合。永諧嘉耦。子願之乎。屈丐侃侃答曰。明公厚惠。澤及枯臘。但小人知命。萬不敢受此意外之福。小人前此所遭。凡乞而得食者。幸稱安適。偶獲佳遇。無不禍患隨之。故小人之

不能享受福祿者。命也。至若家室一事。更非所願。吾一身且不自給。尚敢累及良家兒女耶。明公爲小人雪冤。開釋無罪。俾得自由行乞。賜已多矣。其他非所敢聞。陳公歎曰。不圖寒乞中有此異人。高風亮節。洵足媿搢紳先生而有餘矣。雖然。吾必爲子成之。乃傳商業領袖某君入。謂姑以屈君舅子。毋使失所。某君唯唯。估客與肆主爭願迎歸。陳公曰。知恩必報。是固然矣。雖然。爾等且緩。吾尚有善法。屈丐欲再辭。陳公已命隸役早已與至。強按屈丐令坐。外披紅簪花。鼓樂前導。送歸楓橋。扶輿而左右夾持之者。卽估客與肆主也。一時哄動城鄉。觀者雲集。諸丐俱呼爲登仙。屈丐既歸。卽欲復居古剎。領袖某君除已舍館穀之。衣食豐腴。過於上賓。屈不得已。力求減殺。毋折已福。某君不聽。一方面延名醫治其足。而邑令之公文下矣。

之出入以千數百石計。貨標當千分之一。則日得石數斗。中人之產且不逮矣。估客又爲之釀各商資。建築里第於市尾。榜曰義門。使屈丐入居。令人謂之曰。有祿產。有居室。不可無妻子以傳後。匡章王承福之獨善其身。不足爲訓也。復令估客及某君爲憲修。使娶簫娘。以成佳話。屈丐敬謝曰。人非木石。豈能無情。但吾與簫娘年長且倍。又義形於色。驅除強暴而已。反有之心。所謂不義。必欲有家室者。其他年貌相若者可。無鹽與齊。老女愛國。或者與予有同情乎。簫娘美且慧。非吾丐流所可匹也。願陳苦衷。冀諸公垂察。陳公矜其意。欲許之。忽肆主挈簫娘擊鼓呼冤。陳公問何爲。則簫娘久矢志嫁屈丐。今誤疑屈意薄倖。遽遭擯棄。將一死以自明。日夜涕泣且雉經。肆主惶懼。故仍來求陳公作主也。陳公喟然曰。義男貞女。兩美必合。天緣人事之巧。有如此者。於是屈丐之行誼已彰。而簫娘之用心亦當稍爲補述。

方屈丐傭於米肆時。簫娘以一雛女。備受後母之酷待。屈

丐因一時激於不忍。私相憐惜。恆懷餅餌濟其飢困。用心之純潔。可質天日。而簫娘一點靈犀。已注於屈丐。謂已無兄弟姊妹。得此知己擁護者。直若生佛福星。然絕不知所謂戀愛與兒女情私。不過中心耿耿。欲得當圖報而已。及屈丐被逐。簫娘一腔冤憤。無可告語。而後母之虐遇亦愈甚。父聽讒言。岸然不復顧惜。肆中有某夥者。惡僧也。毆簫娘美。乏人保護。時時挑逗惡謔。啖後母以金。欲行非禮。期必得而後甘心。簫娘雖小家女。頗慕貞烈。誓不苟合。日睹猶聲猶色。肝腸摧裂。又念屈丐正義。雖愛己。未嘗偶涉邪色。是真丈夫也。惜落寒乞。否則可托終身者。非彼而誰。自是一意自守。葳蕤密縫窮袴利剪。以死對付。惡僧知不可犯。乃私謀於後母。慫恿傳入勾欄。乘機可遂其獸慾。後母方不安於室。爲挾金遠遁計。利其謀。簫娘偵知之。大懼。奔訴於舅氏。舅氏留之彌月。後母索之急。兩家勃谿。幾至用武。會舅有子某。亦嗜飲博無賴。欲要女以杜後母之口。簫娘鄙其人。私念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命宮磨蝎。可謂窮矣。

不如坦然歸。苦一身與惡魔搏戰。或者蒼天鑒吾苦衷。尙有苦盡甘來之一日。會後母迫不及待。夜與所歡席捲去。肆主念主饋無人。涕泣迎簫娘返。舅氏以女忤己意。忿絕之。瀕行厲色戒之曰。後必毋來此。雖死吾不過問也。簫娘不能答。慟哭而已。時惡夥之念未絕。常假事獻殷勤。簫娘冰霜蒙面如故。無何。肆主遭蕩婦之刼奪。又大折閱。力益不支。肆遂閉。已傭於他家。而簫娘日夜勞餼。以助衣食。父女相守。形影互弔。至是始悔從前之信惡妻而疎女也。或有以筵室進言者。父利其金。不能決。商於簫娘。簫娘泣曰。吾家雖貧。亦經商營業。何至鬻爲人妾。且女去則父嫫獨。誰爲侍奉。苟得年少誠篤者而婿之。支持門戶。不患無噉飯地也。女又不能媚人。徒辱清名何益。前此峻拒母意者。正爲此也。願父稍忍須臾。兒必不負父恩。父泫然曰。吾固不願塊肉授人踐踏。奈時命何。曩吾貸惡夥十金。近日逼迫甚厲。揚言設不歸趙者。將竄取其女以爲償。此安可忍。吾心碎矣。語畢。淚下如雨。簫娘強忍慰之曰。姑以辭搪

塞得至月杪。兒有某成衣肆若干金。某願繡莊若干金。集之可得十餘。不患無償法也。父曰。以此償負。奈下月衣宜何。簫娘曰。剜肉醫瘡。暫救目前耳。下月再謀未晚。父意終不憚。次日。頽然病矣。簫娘大窘。欲乞助於舅氏。則挾夙嫌不之理。勉向各肆支工費。料量體粥藥餌。然月杪之金。又短少三之一。正躊躇間。惡夥洵至。挾狎友三五。意在逼女爲質。既遂。獸慾而轉售於人。心至毒也。簫娘辭以月杪不允。求五七日亦不允。限三日必償。無何期已屆。惡夥與肩輿俱來。立逼女去。簫娘號泣不從。但云償爾金可耳。隣里來窺。見惡夥所挾者。咸地痞蠹胥。恐惹禍。不敢聲。危迫之勢。間不容髮。而屈丐至。既償金。惡夥恨恨曰。畏汝窮骨頭作祟耶。看老子手段。報在眼前。悔且無及。卽鳥獸散。簫

娘固留屈丐。欲與話舊。屈丐拂袖曰。吾豈望報哉。掉首竟出。簫娘泣語父曰。兒身有屬矣。屈君豈長貧賤者。父頷之。既而屈丐辭陳公諭。仗義不娶。簫娘大哭曰。屈君殆疑兒爲不貞。棄兒如遺矣。非老父在。兒必以死殉之。願撤環瑱。侍父終身。以報屈君。肆主躍起曰。兒勿悲。吾儕往求青天。陳公必可得當。於是陳公立邀屈丐至。解說百端。屈丐悟。請如命。乃以綵輿鼓樂送新人歸。合市歎羨。某名流著「拾金奇緣記」以章之。



野橋流水。墓草青青。有新夫婦攜手雙拜於白楊翁仲間者。路人嘖嘖稱之曰。此義丐屈大伸與貞女郁簫娘祭告於義父老劉之墓也。

場 一 等 白

畫 稽 滑



(二)

掃 好 的 街 角 我 在 等
臉 忙 於 洗 是 等 在 拜 很 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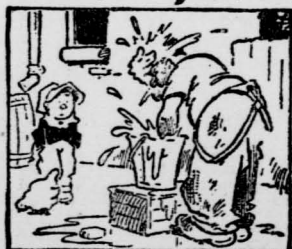
(一)

扛 煤 炭 的 掃 炭
說 我 們 的 禮 友
影 戲 去 看 禮 友 的 掃 炭



(四)

兩 個 人 到 街 角 變 了 一 個
認 識 了 一 場 等 了 一



(三)

扛 煤 炭 到 家 裏 也 好
生 好 的 洗 臉 乾 淨 了 個



點老美孚牌蠟燭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美孚行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儲精丸

▲顯路儲金·防病儲精·金足精足·人生幸福·

經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善養生者，莫不以葆養精神為要旨。精神暢足，則一生康樂，病自無從而入矣。粹華製藥廠所製儲精丸，曾經諸大名醫審定，允稱完美。配製精良，無燥烈與陽之弊，功效宏效速。有藥到春回之妙，久服能補腎益氣，却病延年，不第精神百倍，頓異尋常，抑且身心愉快，幸福無疆矣。各界士女，曷嘗試之。

▲儲精丸 每瓶八角 經售處 各埠大藥房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粹華製藥廠

小45一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結婚難

張舍我

我素性遲鈍。凡事總主張緩進。須經幾番考慮審慎。而後決定行止。有的人很不贊成。以爲這是我腦筋不活靈。辦事不敏捷的表示。至於和我表示同意的雖有。却居少數。我以爲人生切身的大事。莫如婚姻。所以比萬事尤須出以審慎。但有人責我不識時務。以致坐失了許多極佳的機會。直到現在。還是孤零零的過那處士的單獨生活。並說「唉。你可不是曾對我說。甲女士的性情。不甚溫婉。你不敢向伊求婚嗎。我也不是對你說。福生。我敢擔保。伊是個好女子。你若娶伊。家庭裏一定有很圓滿的幸福。你說你還沒有看出伊的實在來。須再留心考察一年後決定。但是後來怎樣呢。伊不是嫁了別人嗎。伊和伊的丈夫。做了四五個月的朋友。便訂婚的。你一定要說他們的鹵莽。

了。然而他們現在的情形如何呢。不是一個真正的新家庭嗎。結婚後直到現在。兩人從沒有過反目的事。或意見性情上的衝突嗎。友人告我說。他們夫婦愛情的濃厚。真可以算到了極點了。這是何說呢。唉。你的腦筋。委實太呆了。」又有一人。寫給我的信。其中有一段道。「前次我勸你快快向乙女士求婚。因爲伊很有意於你。往往在別人面前。稱讚頌揚你。伊的芳心裏。確有十分崇拜你的元素在內。你答我道。「伊是個很勢利的女子。心中所有的差不多都是虛榮兩個字。歡喜的無非是金錢。入眼的無非是金剛鑽。平日在家裏養尊處優。一點不懂什麼叫做家政。我是個中等的經紀人家。不配娶伊。就是現在勉強娶了。到後來也要鬧離婚的。所以我現在還不敢娶伊。須

經相當的試驗後。看出了伊真心的內容。然後可以決定。『後來伊漸漸地疏遠你了。你說伊厭棄你了。其實我想伊是怨你的漠然無知。沒有情愫。特地借此來反激你的。不料你竟不明白伊的深意。反以為果然不出我料。任伊的去留。但你要知道伊現在嫁的是一個何等樣的男子。還是個中學校裏的苦教員。自己還幫着丈夫教書。多求些進款。不致專累伊的丈夫。現在有了二個孩子。伊便專在家裏。操治家政。你瞧。你的考察和推論。豈不是完全不正確嗎。我敢說我的老友。你的腦筋太迂緩了。你的手段太拙劣了。可惜……』他們還說着許多勸我的話。叫我遇着了相當的女子。不必過分的苛求。俾得着一個終身良伴。毋使青年人的大好年華。於枯寂無味的單獨生活中。蹉跎過去。

唉。我並不是歡喜獨身主義的。但沒有遇着我的意中人時。我寧可終身沒有妻子。我的幾個知己朋友。如嚴菊人。吳惟之。趙時生。歐陽晉等。很贊成我的主張。我也勸他們

鄭重將事。因為聽說他們都已有了一個女友了。一天。歐陽晉來訪我時。我問他的大事進行得怎樣了。他說。『你別相信人家的謊語。我還在物色呢。唯時生惟之。確因菊人的膩友的介绍。各人得了一個女友。時生的女友。叫做蔣小琪。小琪是個中學校裏的高級生。不久快要畢業。惟之的女友陸女士。是城內東區小學校的英文教員。性喜自立。不受家人的束縛。』我笑道。『你倒探聽得如此仔細呀。』他道。『這是時生惟之兩人告訴我的。』我那裏有許多閒功夫。管他們的『情史』呢。』我道。『我很歡喜聽這些事的。他們自己不肯告訴我時。還是請你來報告罷。』他道。『你既想慎重研究婚姻問題。應該要留心這些事的。』

歐陽去後。我寫信去問二人。二人的回信。都說他們的女友。和他們只有一種普通的友誼。萬不能說到愛情上去。所以沒有什麼『情史』可說。時生信內。有幾句道。『老友。你也太小視我了。我和小琪。才認識了一二個月。況且伊

還沒有卒業。如何說得到那件事呢。」惟之的信內。也有一句道。「我須十分考察了伊的性情習慣。深知了伊的爲人。才可以說到別個問題上去。」我暗想這兩人。可算是我的同志了。

那禮拜六的晚上。我往一個音樂大會裏去。那時時候還早。到的人很少。我舉目一望。只見我的朋友嚴菊人。正和一個女士。並肩坐着。低頭清談。我走到前排座位的空間裏去。瞧瞧我那朋友的女友。是什麼樣一個人物。伊的頭雖低着。臉半斜向着我的朋友。我仍能瞧出伊的容貌。很是清秀。我便走到菊人坐的那一排座位前呼道。「菊人。來得何等早呀。」他似喫了一驚的抬頭觀看。一見是我。便立起來招呼。我便過去。在他旁邊的一個空位坐下。他便替我介紹道。「這是振民女學校的教員曹家芳女士。伊恭恭敬敬的站起來。鞠躬問姓。我也依例答了。大家便坐下。不一會。臺上的音樂會開始。來賓都默着靜聽。臺上的人歌唱奏樂。那天晚上。最受人讚美崇拜的。要算是胡

詩舜女士了。胡女士的鋼琴獨奏。和梵亞鈴獨奏。無論懂不懂音樂的。都知聽了悅耳。發生滿足的美感。我一生所最歡喜的是音樂。現在聽得了這種清音。何能不令人崇拜欽佩到極點呢。我於無意中。屢對他們兩人。宣露此意。菊人雖明白我的意思。不說什麼。曹家芳女士聽了。只是作神祕的微笑。到九點五十分時。散會出來。到了會場門口。菊人對我耳語道。「家芳是我的未婚妻。今晚我須送伊回去。恕我不能奉陪了。」我驚道。「你們相識了還不到三個月呀。」他並不回答。我笑道。「明天會罷。」兩人也向我點頭告別。臂兒挽着臂兒的走了。

那天晚上。耳管裏雖飽飲了高妙的音樂。心裏總覺有些不快。自己也不知什麼緣故。明天是禮拜日。也不出去。悶悶的坐在家裏。忽接到菊人的一封信說。「下個月的第四禮拜五。我和家芳舉行結婚禮。請你來觀禮。家芳很願爲你紹介你最崇拜的胡詩舜女士。只要你肯幫助我們的婚禮便够了。……」我頓時生了極大的希望。心裏得了

極大的愉快。只是對於他們的婚姻。我以為太匆促了。很不贊成。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我那眼巴巴的嚴曹婚姻才到了。詩薜果然也來幫助。奔走兩家之間。我藉此向伊通姓名。伊也坦然回答。但兩人的事務很多。談話的時間很少。

嚴曹結婚後的三天。我便去攪擾他們。要他們替我出力。家芳笑道。「我已替你說過了。伊說。「他若果然是個有志的少年。我有眼睛。自然會逐漸看出他的好處來的。何必必要你的勞心呢。」我道。「他十分的崇拜你。」伊道。「那是一時的狂熱罷了。有何可貴。」你想伊的架子。大不大呢。」我聽了。暗想詩薜的主見。何等穩健。我素來自命凡事鄭重的。今何以反爲人家說「一時狂熱」呢。唉。伊的性情。於此可見一二了。

我想以前也曾結交過二個女友的。雖經過了一年多的往還。却從沒有發生過十分的熱情。今竟發在見面一二次的女子身上。難道我的主張。竟爲情緒衝動打破了不

成。那倒很危險呢。

此後的二個月內。我和詩薜見面了三四次。伊的態度很冷靜。我起初疑伊驕傲。後來知道那是伊的本性。相見時。我每次稱揚他的音樂。伊也並不因此快活。遂使我初次見伊所生的熱度。頓時減少了三分之二。

伊在東區小學校內。擔任音樂教員。所以同惟之的女友陸女士爲同事。伊也曾因家芳的紹介。認識時生的女友蔣小琪女士。我有時在伊面前。提起這兩位女士。詩薜往往默然不答。似乎伊很不贊成他們的舉動。我笑道。「但是惟之同時生。不能不算是在現在的好少年呀。」伊仍是搖頭無語。

數天後。忽接到吳惟之寄來的信。說他已和陸女士訂婚。不日舉行婚禮。我心裏不覺一跳。誰料接着又收到一封信。是趙時生寫給我的。說小琪已允他作百年的良伴了。暑假中學卒業後。便須結婚。唉。他們的相識。由朋友到情人。由情人到夫婦。可不是還沒有半年麼。變化真快極了。

他們的求妻。何等容易呢。至於嚴菊人。且將由丈夫而做父親了。難道我的主張。果然是不適宜的嗎。我的腦筋。果然太呆笨嗎。

吳陸結婚時。我們都去喫喜酒。菊人和家芳也翩然蒞止。一對璧人。很惹起衆賓客的注目。暗暗稱羨。他們少年夫婦。伉儷情深。豔福無量。我也不能不企慕他們。對歐陽晉說道。「你看了今天和菊人夫婦的情形。生什麼想像呢。」歐陽晉只是微笑不答。等一會。他將這話。去告訴詩舜。伊怒道。「你告訴我這話。有何意思呢。你的朋友。看了人家的新婚。便感動情緒。想和人家結婚嗎。真沒志氣。」我聽了這話。很怪歐陽晉的不知趣。想求詩舜的寬恕。不料伊竟回避不見。我更覺十分不快。約有二十幾天。沒有去會見伊。也不寫信去。及至後來相見。伊態度如常。沒有改變。我暗暗驚歎。益發佩服伊的爲人。但是我欽佩崇拜伊的心。雖然一天增加一天。心中愛伊的情苗。雖然一天生長一天。如春芽怒茁。不可遏止。這個

女音樂家。却還不肯表示伊心中的秘密。待我的冷淡。還如初見時一般。呀。趙時生和蔣小琪可不是也已結婚了嗎。歐陽晉也娶了嗎。他們男女相識的時期雖短。可不是各有了和平的家庭嗎。我對於婚姻的鄭重主張。難道沒有十分強固的理由。或反證嗎。

光陰匆匆的過去。忽忽已是三年。

三年以前的朋友。此時已星散了。惟有我和詩舜還在上海。我們的友誼。此時已日見進步。中間不知經過了多少衝突。無論是性情上的。或感情上的都有。但我們的性情上。多一次衝突。我們各人真性情的內容。便更顯明一層。而互得理性上的了解。感情上多一次分裂。反使我們兩人間的結合。更堅密一層。其實我們早已過了「友誼時代」。而入於「戀愛時期」。不過伊似乎還不肯承認。這三年內。我曾有過一二個女友。但不久便不往來的。聽說詩舜也會另有二三個男友的。總由性質上根本的不同。各

自走開了。

我自問我愛伊到極點了。況且兩人性情上的異同。已經澈底的互相了解。覺得實在沒有不可永永同居的理由。我因此大膽向伊求婚。我想或者伊還欲拒絕的。不料伊竟允許我。並說伊考量我們的婚姻問題。已三年多了。

* * * * *

我和詩舜新婚後的光陰。濃郁甜蜜。安適快慰。可謂到了極點了。不幸此時間得那些老朋友的乖離情狀。不能不令人無歡。趙時生蔣小琪。都有賀信來。但他們因為性情

上的不同。已在法庭裏。宣告離婚了。陸女士寫信給詩舜。

說惟之大變他未婚前的態度。近來專以專制暴虐的手段待伊。伊已明白對他說。萬不能再做他的妻子了。歐陽晉的近狀。雖不大明白。但據他人傳說。他已厭棄他的家庭了。唉。嚴菊人呢。曹家芳呢。我更不忍說起了。因為家芳已拋棄了伊自己二歲的兒子。一歲的女兒。不知走到那裏去了。菊人跑來。發瘋似的哭着。要求我們設法勸伊。但是教我們何從設法呢。

「唉。結婚果然是件難事麼。」詩舜聽了。靜思無語。

遊天目山雜作

百俞

月夜登東天目鐘樓峯遠望

皓月當頭掛。今宵別有情。風來鈴語響。雲淡火光明。峯上孤星落。林間兩鳥鳴。石階駢足坐。何異在蓬瀛。

沁香閣筆記

李涵秋

袁項城軼事

袁項城生平喜女色。其姬妾之多。歷任總統。無有出其右者。洪憲宮闈秘史中。已詳言之矣。惟其好色故。一日不御女。卽一日不樂。因是漸成失眠之症。治之迄無效。有某醫進言。此症非服鹿茸不可。但僅服鹿茸。尙不足以養陰。須先以鹿茸研末。摻入飯中。令鴨食之。然後乃食。食鹿茸之鴨。似較單服鹿茸者爲有力。項城如醫言。立召庖人來前。告以治法。庖人奉命唯謹。每日必以鴨羹進。項城嘗語人曰。我爲總統。躬自節儉。日不過食鴨二隻。方之歷代帝王。其飲食奢侈爲何如。後經人向項城左右調查。總統所食之鴨。每隻價洋三百元。詢其何以如是之貴。左右云。庖人日以鹿茸飼鴨。三百元一隻。何貴之有。卽此一項。已耗去

中人十家之產。項城猶謂其躬自節儉。然則不節儉者。必十倍於此乎。甚矣總統之不可不做也。無如項城每日雖食鴨。而失眠之症則如故。時有某君以名醫薦。醫云。欲其安眠。宜擇童女數人。伴之而睡。惟心不能動。動則有損無益。項城由是始稍稍節慾。如法以治。果有進步。惜未能常守其戒。一病卒至不起。病劇時。梁士詒延西醫爲之診視。并囑項城所有病源。萬不可如中醫書之於方中。致失國體。西醫笑曰。此種病源。卽敵國總統亦有之。諱之奚爲。至云於國體有礙。貴國損失國體之事甚多。他不計及。而獨沾沾然注重於病源。誠令人大惑不解。士詒無以答。逾日。項城病逝。其病源遂騰播於中外人士之口。此亦足補正史之闕也。

咳嗽之聲
如守夜者
之狂呼



購時留心
假貨真司
各脫油必
有漁夫
負魚之
商標



守夜者之狂呼表示危險之將至
咳嗽亦危險不可輕忽之初咳或
輕微但聲漸重或時時咳則病勢
加增欲防危險當初咳即服最著
名之滋補司各脫乳白
鰵魚肝油因此油專治咳
嗽傷風能使身體復元

小孩服之與成人同一見效近
五十年中治愈之人甚多

(一) 售出房藥大處各

情天補恨錄

林文鐘

第十四章 (五續)

跳舞會後。有一茶話會中。沙比與里奴相見。里奴訂以明日至其家。沙比許諾。請其所事。里奴曰。汝當引我。至國家美術院一觀。沙比曰。爾飭吾侍行。不唯錫我以榮譽。且賜我以快樂。里奴曰。謝爾見重。唯晨往爲佳。然亦不宜過早。沙比曰。無論何時。卽破曉下令。亦所誠甘。里奴曰。汝心甚誠懇可感。然能以十句鐘至乎。吾不欲爾久待也。沙比曰。如約而至。此時有一人至。與里奴言。沙比走避而去。心念此女。胡以不令鴛司。而乃令我。我之才貌。寧能匹彼鴛司。詎里奴之爲此。故挑鴛司生妬乎。女子之心思。又焉能度。願能待美人而行。亦可云樂。唯決非愛我。別有其用意。正疑思間。斗見愛白。卽就而與語。方愛白入時。里奴立出。他赴茶會。亦與愛白引手。外貌甚歡。然察其神情。微有含酸之意。里奴自念。愛白何爲見妬。或且以我心爲狠毒。然吾

亦何毒。咎在鴛司。且自跳舞以後。已十日不見其人。吾本決與鴛司同行。又防爲樂過度。且自慚形穢。不能匹此美麗之丈夫。越日與沙比同至。時院中人滿。亦間遇相識之人。里奴謂沙比曰。吾何爲恆遇不滿意之人。且彼間有貴婦。似屬貴胄。又何人耶。沙比隨其眼光燭之。笑告里奴曰。此卽愛了第武公爵夫人也。吾請爲爾介紹。與之相見。里奴曰。人方不欲見我。我又何爲見之。汝請與語。吾在此少須。且其旁尙有一男子。果爲何人。沙比曰。此爲登保勳爵。且夫人方他顧。我可不必趨候。里奴曰。數分鐘前。夫人之目向我。汝不前趨。故亦弗顧。爾何妨一與握手。以盡朋友之歡。沙比果前與語。夫人固已知之。僞爲不審。其初防沙比介紹里奴。與之相見。及見沙比獨來。心頗釋然。心念此來。其沙比之見機耶。抑或里奴教之。沙比深審夫人之意。旨。心中頗服里奴之知機。夫人方與沙比語時。里奴遙觀。

知夫人頗豁達有識度。然亦不敢怨其傲兀。知夫人之處己。大有公道。果別無他意者。或不屏斥己身。或夫人輕我爲江湖之浪人。不欲相親。亦未可定。已而沙比語罷來歸。里奴心頗憐之。以爲純謹。且盼其能與愛白爲偶。而又防愛白不之偶也。沙比既至。里奴曰。此屋人多。吾且他適。遂同至來登所雕刻希臘美人象下。美人之面。柔婉可人意。里奴久睇不言。沙比曰。此象至肖利蓮。里奴大驚。似沙比所言。直足生己之感觸。卽曰。利蓮爲誰。沙比曰。爲鸞司之愛妹。前一年歿死矣。里奴曰。死時爲年有幾。沙比曰。十八歲耳。吾思爾必知利蓮。亦不自鸞司知之。定有他人奉白。里奴曰。然則鸞司愛其妹乎。沙比曰。骨肉之愛。至深且篤。里奴不答。本欲詳問利蓮之生平。而又防鸞司觸此而悲。故不之問。是夕里奴赴戲園。與丹白司同行。以既有成約。不欲宵而心殊不在戲也。里奴知丹白司。素好男子與之言情。乃以書加的伯爵至。同飯後。並赴劇場。丹白司是夕盛飾而行。且喜能與里奴同車。是夕加的頗與丹白司作

情話。乃不知二人均在里奴牢籠之中。包廂中伯爵與丹白司同坐。然伯爵之座與里奴隔。心頗弗懌。第一齣未開幕時。里奴引目四盼。忽於對廂中。遙見鸞司。里奴心動不已。但微微與鸞司點首。故抑其心。自鎮若無事焉。心念鸞司。胡再不來。詎有意耶。然在鸞司之心。甚不願以己之姓氏。與里奴聯署爲夫婦。以里奴之聲名。非復皎潔。不能以高閥匹。此不近人情之巧婦。而里奴則自信其美。足以動人。鸞司卽不能來。亦萬萬不能絕己。尤知鸞司之爲人。非媚術。可以勾取者。故亦不強之來。是夕鸞司有數人語以里奴已與沙比同游美術院。鸞司知此等美人。安能不育。男子承望其顏色。卽亦備然不妬沙比。心知里奴之愛己。甚於他人。今已數日不見。明日當往視之。且於第一齣畢後。必至里奴廂中。一與引手。故雖憑欄坐觀。意殊不在戲也。迨既入里奴廂中時。丹白司見而大悅。與鸞司爲禮。而心中頗怒其屬意於里奴。漠然置己於不顧。實則自念得識鸞司。亦云幸矣。蓋小家女之見解。往往如是。

第十五章

丹白司自念。彼里奴者。似知鶯司必來。故特招伯爵以侍己。然里奴之意。頗不憚丹白司。防其擾己。故令伯爵同行。以免其絮絮。方鶯司甫至廂外。里奴已知。令其款關而進。里奴曰。此間尙有坐處。何妨小住。鶯司曰。謝爾見愛。卽與伯爵及丹白司引手。丹白司曰。汝偶有暇。能見存乎。鶯司曰。吾懶且疏。應酬答拜之事。往往舛謬。其尤謬者。知過弗改。丹白司曰。似我碌碌者。烏能加以青眼。鶯司曰。吾自承其罪。無敢伸辯。里奴曰。似此一言。卽可逃罪乎。鶯司卽坐於里奴之次。微語曰。吾於爾。敢告無罪。里奴曰。此語滋難信也。鶯司曰。汝勿誤會吾意。里奴曰。吾亦未嘗責汝。以爽約。鶯司曰。然則我之至否。似無所關係於爾心。里奴曰。汝之要我。似逾其分。且爾所言。無關輕重者。亦不盡愜吾心。且言之失。當鶯司曰。吾言固失當。於是。我所希冀爾之諾。責亦祕不示我矣。里奴曰。我之所言。似足滿爾意。何爲更有所求。鶯司曰。滿意固也。然微有憾。吾尙望爾與我以機

會。允我侍行。里奴熟視鶯司曰。汝不自引過。轉以責人何也。鶯司曰。若以慈悲之心。腸言之。汝應憐我。汝曾聞卻而司之言乎。臨死時。謂人曰。我所受之刑。較吾罪狀爲過。須知吾非妬沙比之專享其樂。蓋欲少分其榮。寵用自慰。藉里奴曰。據爾有言。吾應行何事。始爲慈悲。茫然不能自解。且汝無罪。吾亦未嘗加爾以刑。其慈悲二字。毫不相着。似所言者。大不近理。鶯司曰。汝不欲自引其過。故令我痛楚。比痛楚者。無形之刑也。天下男子。情不自禁。處於不能如願爲事。甚悲。此中固不能要人以公道。所以乞人之慈悲。里奴曰。汝殊不自諒。乃以強力迫人以慈悲。鶯司曰。汝應慈悲。里奴曰。噫。此吾第一次受人棒責者。鶯司曰。待此一齣終後。汝更以言答我。里奴曰。汝觀第一齣如何。鶯司曰。眼中見之心。則無有里奴色。頰心中。自念。鶯司或誠悅己貌耶。或誠有愛情。此時斟酌至再。知鶯司決不能娶己。且己亦自知形穢。不足以匹鶯司。計此次不許鶯司同出遊觀。則嗷嗷其前。必至於失歡而止。尤知己無能力足

抗。鶯司之求。時第二齣曲終。鶯司忽移座與丹白司語。似甚親切。加的乘此時機。冒進與里奴言。里奴漠然。意無所屬。而丹白司則大悅。甚盼鶯司與之聯座。迨第二齣終時。鶯司又移座向里奴矣。丹白司自念。劇終。里奴決能令鶯司侍已回家。果里奴不言。或鶯司自請侍我。亦正難料。讀吾書者。丹白司之顛預可笑。令人捧腹。時第三齣終。觀者將散。鶯司以外衣加里奴之身。出時。鶯司不言。已而曰。爾曾否答我。鶯司曰。我允補過與爾同游。鶯司曰。謝爾見惠。里奴曰。出遊之期。正未可定。然吾必踐是諾。鶯司曰。爲期吾自定之。里奴曰。鶯司專制之言。非善於交道者。里奴語時。頗含譏訕。鶯司曰。爾自譏訕我。仍據我胸臆。蓋前此里奴恆視人如奴隸。今則鶯司爲其主人翁矣。既至門。里奴曰。汝欲我同車送爾歸第乎。鶯司曰。感謝極矣。既能經吾門而過。胡敢却爾盛心。明日尙來奉訪也。既至鶯司之寓。乃先下車。而丹白司家絕遠。歸時但有一人。格雷夫人。見其妹歸。卽曰。爾以兩輪車馬歸者。尙如汝分。今坐此華美。

之車。獨歸而無人將護。夜深。獨行轉不爲爾之榮。適足增汝之辱。丹白司曰。汝好狎我。格雷夫人曰。非也。汝妄想。求匹鶯司。直下愚耳。以我之意。鶯司必謂汝非其同等之人。丹白司曰。卽吾亦屬世家何言不同。夫人曰。固也。今式微矣。以吾之意。鶯司必爲里奴所得。汝攀援何及。丹白司曰。里奴何種人。夫人曰。聞產自意大利。但其絕代之麗。實亦無須問其家世。汝胡不歸窹。從今以後。當自守其分。勿生分外之求。明日里奴獨坐。侍者言鶯司至。里奴既與爲禮。後延坐。且言吾將簞花於瓶中。鶯司曰。汝方評花。吾亦不敢率擾。特能賜我以小花。球。否。里奴曰。可。汝自選之。然仍名爲吾之手。贈鶯司卽自摘其胸際之花。球。取里奴案上之花。請綴爲球。曰。吾輕擲其舊。蓋爲汝也。里奴曰。吾未嘗令爾棄舊而憐新。今爾故重其舊。斥我爲新。此輕我也。無乃近薄。鶯司曰。吾本實此舊花。今爲爾獨棄。足見待爾之厚。若爾所贈。吾又焉敢棄。擲里奴曰。此語生時。不足信。必待死後。方能信之。今且問爾。此花又誰所贈者。鶯司笑曰。

何爲問此。詎得我實際。爾將揭吾罪。以告彼妹耶。里奴曰。然。鴛司曰。此時無第三人可以贈我。尊如吾嫂。親如吾之表妹耳。里奴曰。此決非愛白所贈。吾知爾之待彼。決不輕棄其所贈者。鴛司不能答。心念里奴今日之責人。以我爲輕薄。然則彼當日之斷送吾妹氏之命。不云薄耶。里奴曰。此花必有人贈汝。鴛司曰。然。汝不宜詰責吾以主名。里奴曰。在理原不宜問。汝但佩我花球可也。鴛司曰。謝爾見說。惟尙有事奉干。里奴曰。汝來爲事而來。不爲我來矣。鴛司曰。星期日。擬與爾同車至雷其曼。里奴曰。汝尙介於前番之同沙比一遊。故必用此以補其宿憾乎。鴛司曰。但得汝一諾。里奴曰。吾尙有何力以抗汝。其同行固也。然尙有何人。鴛司曰。野行不以多人爲貴。得兩三人足矣。里奴含笑言曰。佳。心念所招之客。必不能間。已親密之情。卽曰。吾行以何時。鴛司曰。以夙駕爲佳。里奴曰。十句鐘或不爲晚。鴛司曰。謝爾金諾。正於此時。花球已成。鴛司曰。藉爾玉手爲我加諸襟。聞里奴曰。知之。且料其必有此言。方綴球時。

心知鴛司必然心動。且防兩情不可自禁。故低首不敢仰視。鴛司既復卻退。言曰。吾今當自綴吾球矣。鴛司引里奴之手。親之似示其感激之情。且曰。明日更見想吾之襟上之花。永永不能凋謝也。鴛司既行。里奴以手掩面。嗚咽曰。鴛司其屬我乎。然吾形穢。胡足以匹其人。

第十六章

沙比一日來訪鴛司。侍者曰。主人瞬息卽歸。留論門者。勿論何客。必請少待。沙比卽據鴛司之案而坐。見利蓮照片。不期心爲之動。思利蓮之早歿。不唯體羸。是別有故。足以致其死者。方鴛司在猶太都城時。而何魯卡常至公爵之家。視利蓮。因搆是禍。特鴛司未嘗以其亡妹之事語我。我亦以其門閥之玷。不敢伸問。方凝思間。鴛司已至。見沙比方觀利蓮相片。不期一愕。然仍鎮定。語沙比曰。汝久俟乎。曰。未也。至僅十分鐘。鴛司曰。此來何事。沙比曰。吾有二事。果有閒隙者。後日與我同至河干。入遊船之隊。此船隊爲煥登夫人之翔舉。吾特其客耳。汝長於盪槳。衆必踴躍以

迎爾。況其中尚有美人無數。足資眼福。鴛司曰。可不爲訪美。吾亦當來。天下聞女之美。勝於已嫁之婦人。爲多以女子待字之身。偶與之言。彼爭以我爲屬意。沙比曰。汝風度佳。故生人憐。唯爾此行。必爲夫人所喜。夫人美而和柔。見爾必悅。爾必與我同行。足以增吾榮貶。鴛司曰。謝爾引我。唯遵何道。以至彼。沙比曰。十句鐘在柏林登火車站起行。鴛司曰。惜不能挈女子。果爾。吾將挈愛白同行。沙比變色曰。汝挈美人。誘惑男子過矣。鴛司曰。汝言良然。雖今日不來。而禮拜吾必挈愛白與里奴。同遊雷其曼。果遊時汝亦能至與否。沙比曰。聽爾所命。汝之用意。殆延一女郎陪我。慰我清寂。且爾愛白。亦樂從爾言乎。鴛司曰。何爲不樂。禮拜日先訪里奴。同載一車造爾家。及愛白家。四人同車共往。語時。遂出貴重之雪茄授沙比。坐觀利蓮之像。心念爲妹。復仇然己之心血。亦將因而枯涸。蓋義在割情。爲難。吾今將括取里奴真實之愛情。然後逃而去。用此爲妹復仇。或可瞑其死目。卽謂沙比曰。汝不在意。在美術院。有蠟人

適肖吾妹乎。沙比曰。然。曾與里奴同見之。鴛司汪然欲涕。問曰。彼見此像如何。沙比曰。吾思里奴。必聞利蓮。而當日乃絮問利蓮爲何種人。鴛司曰。無他語乎。曰。有。彼問利蓮死時。爲年幾歲。鴛司曰。汝且細述里奴之言。沙比曰。吾思里奴。必聞利蓮之事。唯不得自爾。必得自他人。且云利蓮事。爾乃絕口不談。又問爾果否鍾愛其妹。吾告以弗悉。里奴遂離蠟人而去。後此復談他事。初不涉及利蓮。鴛司曰。謝爾見告。遂少起徘徊。置其事不問。言曰。此相片。吾卽得自美術院者。其初不肯露我。云已爲人所定。後乃歸我。想定者已不索取矣。沙比曰。吾甚悅汝之得此。鴛司曰。良友之言。吾深知之。鴛司此時。與沙比約在公園中相見。鴛司者。深沉不發。利蓮之仇。不唯未嘗告人。而亦不告之嫂氏。已而沙比行。鴛司獨坐。自思里奴之陷人。陰沈如墨。既害吾妹。仍僞爲不知。或以愛我之故。又自憾其過舉。故不言利蓮。卽低聲言曰。里奴。汝果忍心死吾妹耶。或不至是。明日天氣甚佳。公園中人滿矣。鴛司竟不得見沙比。然與

已周旋者甚衆。鴛司頗厭苦之。且歸。正於此時。沙比至。沙比曰。鴛司焉往。鴛司曰。既不得汝。吾將歸飯。下午與愛白乘馬同出。沙比色變曰。汝大有權力。能左右其表妹。沙比雖以談笑出之。鴛司心知其妬。卽曰。汝嫉我耶。沙比曰。我無力而敢妬。汝特慕爾。能與玉人並轡。此可羨也。不名爲妬。鴛司曰。吾視愛白。可以左右從心。一無拘檢。語氣頗傲兀。沙比曰。汝怒耶。鴛司曰。汝亦未嘗不怒。且語且行。沙比不明鴛司之言。卽曰。汝言何謂。鴛司曰。吾若與他氏女子並轡出遊。汝心或不如是。沙比曰。汝言亦然。唯女子既得爾。同行眼光烏能及我。鴛司曰。人人各有自由之權。吾安

能梗爾鍾情之道。沙比曰。吾意汝或不屬於愛白。尙有一人蓄諸爾心。其名能聽我。揭舉乎。鴛司曰。爾我至交。胡能不吐心曲。沙比曰。汝風韻佳。易動女子之心。我則不爾。汝禮重。愛白而愛白。或誤會爾爲鍾情。鴛司色變曰。汝謂有其事耶。然而不以情釣者。亦不可得情。沙比曰。汝言確也。然汝已少占勝。着如愛白者。本爲中表之親。卽不用爾情。亦將生愛。鴛司曰。然爾果屬意愛白者。吾亦決不中梗爾道。以汝品格門地。吾甚願以愛白嫁汝。故不願以我之故。

中敗爾事。

(待續)



德國種園著名良藥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華吞電燈泡



最省電
最耐用

光線足
價相巧

上海江西路念四號西門子電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四七五六一八



誘惑

葉勁風

「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犯奸淫了。」

馬太五章
二十八節

一陣悠徐的鋼琴聲，配着婉揚的絃琴，融融和和的發了出來，漸漸低了，漸漸融化在天然的幽靜中。兩種琴聲雖然止了，他們醉人心神的餘韻，却還在彈奏的人心中蕩漾着，他們愛情的濃度也因而加濃了。

一會兒一種柔韻的尖聲，輕輕唱了一句「樂哉予死」美國愛情歌「予不龍神汝」末節末句即接着說道：「怎麼樣呢，玉孫禮拜六他們一定要請我們去合奏一次。姑母也不是好脾氣。伊打算開了口，萬逃不脫的；並且又是伊的整生日……

「這是胡玉孫的夫人亞蘭說的。玉孫用手指扣着琴絃，一壁說道：『我聽說伊還要你獨唱一個歌呢……我看也不要緊。伊所請的客，自然沒有什麼生人雜在裏面。或

者除了兩個表弟以外，還沒有別的男人呢。就是有，也沒有什麼要緊。你不記得，上次我們去赴音樂會，那些女人還當着無數的生人歌舞呢。若是叫你去，恐怕你還會急得鑽地縫。……亞蘭臉一紅，插口說道：『怎麼拿我同他們比呢。』玉孫急忙辯道：『哪哪，你又悟錯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拿你同他們比，因為姑母常常說；你雖然到美國去讀了一回書，還是這樣不大方，如同前幾十年的課閨小姐一樣，巴不得鎮日的躲在家裏……』亞蘭有點着惱的樣兒說道：『伊知道什麼。大方也要範圍以內的大方；也得要點高尚的程度纔能大方。我想不要說中國現在不能到大方的地步，就是美國又何嘗能實行這

大方兩個字的真意；他那每年十數萬的私生子，是從那裏來的，不也是這大方兩個字的假面具造成的嗎？」玉孫聽了，臉上表示着很欽佩的樣兒，悄聲說道：「但是……但是我所說的或者另是一件事。」亞蘭用手指輕輕觸着琴鍵，低聲說道：「另是一件事嗎？我也惟願另是一件事」……

禮拜六下午，玉孫將亞蘭送到姑母家裏，囑咐亞蘭道：「若是報館裏不忙，七點鐘我定規可以趕得來。」說着就去了。

晚上七點鐘，玉孫並沒有來。他姑母請的客人，都已經到齊了，果然都是些熟人；不是同學，就是親戚。就中只有一個剛回國的留學生，沙斌從此處路過，是玉孫表弟的舊同學，所以在他們家裏暫住着。他在美國專門學的音樂，更是一個絃琴的能手。玉孫的姑母，這天晚上，異常高興。除了預備酒席以外，還有各種游藝。

時候已經到了，不見玉孫的影兒。他的姑母不覺

有些焦急，便問着亞蘭道：「玉孫怎的還不來？不要生氣罷。」亞蘭慌答道：「他怎敢生氣。況且又沒有什麼事情叫他生氣呢？三點鐘他送我來的當兒，他還說過，若是報館裏事情不忙，七點鐘一定趕到，大概一會兒就要來了。」姑母道：「誰耐性等他人一人。他愛來不來，我們這種小會，當然也難得請他的大駕。」說着就離開了。

游藝一樣樣做起來了；有四音合唱，有鋼琴獨奏，有滑稽演說，等等。一會兒輪到了玉孫和亞蘭的鋼琴絃琴合奏。亞蘭本來見有生人在座，心裏正不自在。這時玉孫沒有來，倒反暗喜，以為可以不在生人面前學優人的獻藝。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聽見姑母走了過來，問着道：「你們的鋼琴絃琴合奏，到底怎樣呢？玉孫沒有來，我已經請了一個人代替他……」亞蘭急了，忙道：「我們練習好了的樂譜，恐怕一時沒有人能代替，兩種音很難調合的。再等一會罷，我想玉孫就要……」姑母忙岔開說道：「別人在美國專門學了音樂回來，就抵不過你的玉孫。你

去試試罷！別人打算答應了，自然有這個本領應付你。」說着，轉身就走。亞蘭只好隨在後面。玉孫的姑母，介紹了亞蘭給那位留學生沙斌道：「這是我的姪媳婦，也在美國學過音樂。」沙斌點點頭兒，就問亞蘭道：「女士今晚預備彈什麼？」亞蘭眼睛望在琴譜上說道：「法國的靜波歌。」沙斌道：「很好，很好。這是我最愛的一個調兒。女士請奏琴罷。」說着提起絃琴，配準了音，他們就合奏起來了。他果然比玉孫奏得好。

一會兒，又輪着亞蘭的獨唱。本來是玉孫和琴，玉孫既沒有來，便又請了那位留學生代庖。亞蘭本來專門學過唱歌，平常在家裏，固然唱得很好，只是這一回唱得尤其好。亞蘭自己也懂不透其中的緣故。唱完之後，大家都拍手，要亞蘭再唱一個。亞蘭決定不肯。沙斌遂說道：「我來代唱一個罷。不過沒有亞蘭女士唱得好咧。還要相煩亞蘭女士爲我奏琴。」亞蘭於是按譜奏着琴。沙斌唱了一回，果然是好。亞蘭心裏也很佩服。唱完了，沙斌就向亞

蘭致謝，亞蘭也很客氣的答了一句話。沙斌又接着問亞蘭，在什麼學堂學的音樂，學了幾年。亞蘭也答了。

十二點鐘敲過了，玉孫還沒有來。所來的客人都散了，只賸着亞蘭；因爲夜深地方裏，獨自一人不能回家了。裏正焦急着，不知玉孫怎麼這時候還沒有來。亞蘭的姑母，就出主意，請沙斌送亞蘭回去。沙斌和亞蘭都很願意。亞蘭第一急着要去瞧玉孫。

亞蘭的胆子最小。這時雖然有點朦朧的月光，路上還是瞧不清楚。沙斌瞧着亞蘭那副害怕的樣兒，便挽住伊的手。兩人一壁走，一壁談着從前在美國讀書的情形。後來沙斌又問亞蘭，玉孫是否在美國留過學。亞蘭答道：「他是在法國讀的書。」沙斌道：「法國我也去過一年，專門去探訪巴黎的絃琴名手，克羅孫氏，學他的指法。亞蘭道：「難怪你的絃琴彈得如此高明。沙斌道：「沒有什麼，也不過初升堂罷了。萬及不到沙恩小姐。」亞蘭道：「沙恩小姐是什麼人？」沙斌道：「伊是一個華僑，不過入

了美國籍。伊的歌喉也與女士不相上下。在我學堂裏，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亞蘭道：「伊回國來了麼？」沙斌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就是這一層呢！」亞蘭半吞半吐的問道：「先生與伊有了愛情嗎？」沙斌也啞啞的答道：「很難說……還有一二人……不過我是愛慕伊等的音樂，技術，和婉妙的歌聲。像……」他說到這裏，趕緊縮住了口。兩個人都住了口，不說什麼了。這時候他們倆心裏的事，恐怕只有上帝曉得！

一會兒，他們走到了一個樹蔭底下，迷朦的月光，在雲端裏，時隱時顯，好像是要窺看人間的秘密似的。亞蘭站住了，手指着一間小樓說道：「那就是舍間了，勞先生送了這遠，現在請轉罷。」沙斌道：「何妨送到府上呢。」亞蘭道：「謝謝，其餘的路，我可以走了，請先生不送罷。」沙斌道：「那麼，你明天還到姑姑家裏去麼？或者我來看……看你……」亞蘭不則聲，停一會纔答道：「明天或者到姑母家裏去，或者……」亞蘭說這句話的時候，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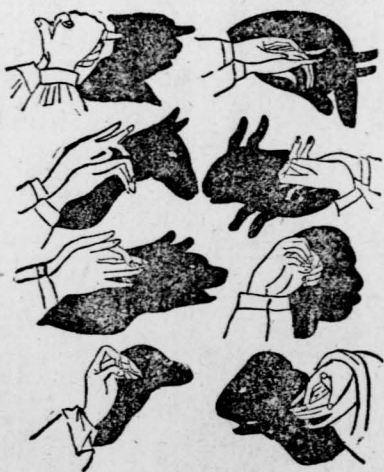
微有點氣喘不過來的樣兒，大約心理跳盪得利害。沙斌便說道：「再會罷，或者明天清早我就動身了……」說著，就伸出手來，同亞蘭握着。亞蘭低聲問道：「你爲什麼走得那麼快呢……或者是……」伊覺得他的手握得很緊。沙斌沒有答應，掉轉頭就走了。

亞蘭站在樹蔭底下，半天不能動。這個當兒，清潔的月光，打破一切障霧，直射在地上；像是向着地球上的人們說道：「你們有我這樣的光明清潔麼。」唉！可憐的亞蘭，不敢到月光下面來，只呆呆的站在樹腳下。眼睛眶上，似乎有點淚跡……月光又隱在雲中去了……

亞蘭到了家裏，問着女僕道：「先生回來了麼？」女僕道：「先生傍晚在報館裏得了病，就回來睡在床上；不叫我去告訴奶奶。剛纔還要了水吃。」亞蘭慌着跑上樓，見玉孫睡熟了，臉上似乎現着痛苦的笑容。可憐的婦人，就跪在牀前，伏在伊丈夫懷裏，悲痛起來了。

勁風寫到這裏，不覺很沈重的問着自己道：「人類

手影術



（男女精神上的（貞操的界限）到底限到什麼地方？）我自己對於這個問題，沈悶極了，不能解答。而且當現在「男女社交公開」呼聲最高的時代，也不

敢解答。

唉，真理在那裏，誰能抵得住「社會潮流」的勢力啊！

中國實業銀行

廣告

本行收足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四十萬元專營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並附設永甯水火保險行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總行及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天津分行

北京分行

北京西交民巷

山東分行

濟南商埠緯六路

漢口分行

揚子街

上海分行

天津路

電話

經理室 一六〇九
營業室 一七七二
保險部 五六〇九

電報掛號 三二四七

總理龔心湛

協理李士偉

上海分行

經理劉體智
副經理周砥青

通易信託公司銀行部

儲蓄廣告

本公司存款利息向從優厚現為獎勵國民儲蓄起見特將儲蓄存款利率更為提高定期儲蓄年息自八厘以至一分二厘活期儲蓄年息自六厘五毫以至一分均視存期之長短以定利率之高下各種章程彙印成冊如承惠索請當奉贈茲將儲蓄方法列左

甲種 零存 零取

乙種 整存 整取

丙種 存本 取息

丁種 零存 零取

戊種 零存 整取

通易信託公司信託部

墊款購券廣告

欲購各種有價證券，而現金不足，將奈何？本公司可以墊款代購！

墊款購券之法可使小資本家得參加於大企業一方面又能獎勵儲蓄日本行之最盛本公司獨先仿辦欲閱詳章函索即奉

地址 北京路山東路四一二七號

電話

董事室中央七六一四
經理室中央四〇〇二
營業室中央六〇一六

電報掛號

中文 二四九六
英文 Tanyitruo

總經理 黃溯初

副經理 錢才甫 周守良

通易信託公司 銀行部 信託部 啟

世界
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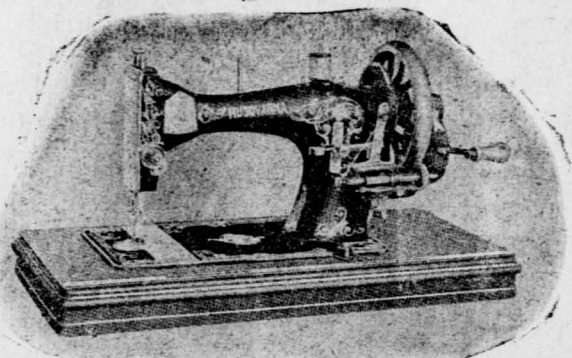
世界第一大佛像

劉培風

佛像最大的。在日本耐良地方。有五十四尺長的大佛。觀看的人是沒有不吃驚的。但在我們中國。還有百五十尺長的大佛。緬甸國竟有一百八十尺長的大佛。可算是世界第一的大佛像了。但是日本中國。都是豎像。緬甸是臥像。肩部有四十七尺高。人立其前。就同螞蟻似的看不見了。這像是誰埋在地中的。沒有人能夠知道。他發現也不過偶然的事情。在去今四十年前。離緬甸都城孟開十里光景。有派哥街。建築鐵路。工作開始的時候。因為附近常要汎濫。有洪水衝出。所以築上土隄。又因為這地方多砂和砂礫。恐怕水一到就毀壞了。因此想用少許硬赤泥。堤成可以牢固些。於是鐵道技師的監督人和數名役夫。在綿互約二里長的森林中。搜尋赤泥。終於離派哥街不及

半里的地方小高丘上。找到他們目的物了。就斬伐上面草木。掘入二三尺。覺得鐵頭格格有聲。掘不進去。他們驚奇的很。慢慢將浮土掘去。下面顯出許多赤煉瓦石。監督人更勉勵人夫。掘得深而且廣。而這大佛像就被發現了。本期插圖。就是大佛像掘出後掃除清潔的狀態。自從大佛像發見。緬甸政府耗費鉅額的金錢。造一宮殿。臥像其上。更將周圍整頓清潔。當做保存古物的紀念。又在像的足部。裝上許多玉石。比較剛掘出時。莊嚴美麗得多了。但這像究竟什麼時代的出產品。誰也不知道。照他細工及狀態判斷。似乎五百年前的產物。從大佛像出現。引起無數參拜人。日日往朝。近來該地已大繁盛了。

富貴維昌家獨
縫衣洋經
機器行理



啓者本行自瑞典運到大批富貴牌縫衣機器構造
之精式樣之美世無其匹手搖脚踏以便惠顧諸君
式機器陳列本行燈子間以打氣爐火爐樣本
函索即寄有現貨如蒙賜顧毋任歡迎

維昌洋行機器部謹啟
上海江西路六號
電話中央五千五百四十八九號

小 58

請認明由小冊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天 類 閣 舊 藏

宋 人 畫 冊

一 冊 三 元

此冊為構李項
氏收藏曾歸太
倉王奉常今為
閩縣李氏觀幢
齋所得凡二十
幅均極樸渾古
雅世所罕觀至
可寶貴茲用珂
羅版印行與原
蹟不爽毫黍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乞丐

靜影女士

「仁愛的先生，你如此的良善，很注意一個又可憐又飢餓的人。我已有三天沒嚐過食物……也沒有五戈

比做一夜的寄宿費……憑上帝起誓！我在一個村莊的學堂中，當過了五年的教授，經賽斯福的好計，失掉了我的位置。我就是受了假見證的害，自從那裏出來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一位聖彼得堡的律師，名斯克沙夫，聽了聽講話這人的深藍破外襪，又瞧瞧他酒醉的混眼同紅色的面龐，似乎先前已經看見過的。

叫化子又接着道：「我現在在卞拉

加地方，謀了一個位置，但是沒有路費，做好事幫助我，我實在很慚愧，但……我是爲境遇所逼。

斯克沙夫瞧見他兩隻腳上的鞋子；一隻淺的像雨鞋，一隻深筒子的像靴子，便猛然記起了。

斯克沙夫說道：「聽着，前天我在賽杜福街遇見你了，不是告訴我你是一個村莊學堂中的教習，只說你是一個學生被開除出來的，你記得麼？」

叫化子很慚愧的樣兒，扭扭着道：「不，不，那不能這樣！我是一個村莊學堂裏的先生，倘若你要曉得，我可以將證書你看。」

「那更不對！你說你是個學生，還告訴了我爲什麼緣故被開除出來，你記得麼？」

斯克沙夫惱了，很厭惡他的樣兒，瞧了他的臉一眼，連忙扭轉身去，背着這個窮叫化兒。

他又怒冲冲的嚷道：「你是卑鄙的！你是個騙子！我要捉你警察局去定你的罪！你又窮又餓，但是不可以讓你坦然無忌的，扯如此可羞的謊言！」

叫化子推着門，如同囚在籠中的雀鳥一樣，絕望的瞧瞧屋裏的四周。他含糊着道：「我……我不是扯謊，

我可以拿證書出來看。」

斯克沙夫走上前去，仍就惱怒的樣兒說道：「誰相信你將警察局憐恤你這村莊學堂的和學生——如此卑鄙，如此的下賤，如此的齷齪！真真可恥！」

斯克沙夫是仁愛慈善的人，不過就叫化子這麼傲慢扯了謊，一時激起了他的盛怒同厭惡，他的憐恤，受了傲慢扯謊的打擊；也可算是被個人所污辱。本來在於他心裏，沒有疑惑，喜歡調濟這個窮人。叫化子起頭還辯得利害，並且還立誓，經了這場痛罵，才低下了頭，羞愧的樣兒，不則聲了。

他的手摸着心胸說道：「我實在是

——扯謊！我不是一個學生，也不是一個先生，那都是我捏造的！我本來在俄國皇宮爲歌人，因爲喝醉了酒，被趕出來。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憑上帝的名相信我，我不扯謊就不能得着什麼——我說了真實的話，沒有一個人肯給我什麼。說了一句實話，就會餓死！一夜得不着寄宿，必致凍死！你所說的都確實，我也明白，但是……我去做什麼呢？

斯克沙夫走近他身旁說道：「你去做什麼？你問你自己去做什麼？工作——就是你必要作的什麼！你必要工作！」

「工作……那我自己知道，但是從那裏可以得着工去作呢？」

「沒有意思，你是強壯的少年，若是你要作工，那裏找不到工作。你要曉得你自己好吃懶做，又愛喝酒！你的酒氣簡直燻得像家酒店了！你因此成了不忠實不正直的壞骨頭，沒有什麼事你配做，只有求乞同扯謊是你的事！假若肯懇切屈身作工，那你在俄國的唱歌事務所，一定有一位置可以得着，或者像一個打彈子時候記分數的，在那兒既有薪俸可得；還沒有重事做。但是你要怎樣喜歡做苦工麼？你不肯當僕人或是工人，我就約束你做那種事，你又太雅氣了！」

叫化子微微的笑了笑說道：「你說什麼事，真的……我怎能得到苦工

作呢？我不如還是做一個商店的夥計，爲着我從小就在商業中，沒有一個人將我當做僕人，因爲我不是那個人……我得不到一家製造廠的工作；就是必定曉得一種商業的事，因爲我不曉得什麼。」

「沒有意思！你屢次找些話辨明！你喜歡砍柴麼？」

「我不違拗，但是照規矩砍柴的這時候是作外面的工。」

「哦，你那盡是怠惰的爭論！你立刻用話拒絕。你不要好好的爲我砍柴麼？」

「我實在要……」

「很好，我們將來看……優勝的……」

「……我們將來看」斯克沙夫摩擦着

兩隻手，將煮飯婆子從廚下喚出來。向伊說道：「阿戈，帶這人到小屋去，令他砍些柴。」

叫化子聳了聳肩，心中不快樂似的。隨着婆子走了，其實他那樣兒，明明現出允許去砍柴，不爲飢餓才要賺錢，只爲他以前說過了那樣的話，是爲着羞慚。還有一樣現得明白的，就是酒癮發了，覺得怪不舒服，沒有精神氣力去作工。

斯克沙夫急忙進飯室，在那地從窗子裏可以聽見院中的柴屋同各種東西，站近窗前，聽見婆子叫着叫化子從後路來，進了院子，經過污泥的雪，才到柴屋。阿戈怪生氣的樣兒，聽了聽伊的伙伴，急動着伊的手肘推

開柴屋的門。

斯克沙夫付道：「很像我耽誤了他吃咖啡的時候似的，伊是一個橫暴的什麼畜牲！」

他於是聽見這位假先生假學生坐在一塊黑木上，低着他的紅臉埋在他兩拳中沈思着。婆子擲了一把斧子在他腳旁，怒氣勃勃的吐涎在地上，用伊的口唇密問他教訓他，叫化子抽了一塊木頭，躊躇似的放在兩腳之間，疑疑惑惑樣拿斧子去砍柴，砍倒了再拾起來，用口哈了哈熱氣，在凍手上，又重新拿斧子預備去砍，很慎重的樣兒，好像怕打着了他的鞋子，或砍掉了手指。那片柴又倒了下來。

這時候斯克沙夫的怒氣已過，想了想，覺得又難過又慚愧；因為強逼一個沒會受過約束好喝酒的弱漢，在這麼寒冷的時候，作又粗又重的工。他走出飯室，進了書房，心下又忖道：「不要緊，讓他前進……我做的是爲他的好處！」

一小時，阿戈來報告木頭業已砍好。

斯克沙夫道：「給他半盧布，假若他喜歡做這事，可以叫他每到月初來做一次……算爲他的常工。」

第一次的月初，又來賺了半盧布，然而他能够忍受艱難苦楚，從那次起頭，他屢次回來了總是找工作，有時候掃雪成堆，或是打掃乾淨小屋，有

時候也打打毛氈和墊褥；所以他常常得着三四戈比的工錢，時或給他些舊褲子。

遷移的時候，斯克沙夫約定他去幫助打行李搬家具。這時候叫化子不大喝酒了，又憂鬱又靜默；也不大去摸家具，低着頭走到搬運車的後面，也不現忙，就只冷得顫戰，別人笑他怠惰無力的當兒，他也不理。有一個人有一件破襪的衣服，搬過之後，斯克沙夫就給了他。

斯克沙夫說道：「很好，我看我的話在你身上已有效力。」給了他一盧布，又道：「這是你的工錢，我看你不大喝酒了，也不怕做工。你名什麼？」答道：「名拉希奇夫。」

「拉希奇夫，我可以爲你找好些事做，並不像這樣相重，你能繕寫麼？」

「先生，能。」

「那麼，你拿着這信，明天到我同事那裏去，他會給你些東西抄寫。做事，不要喝酒，不要忘記我說給你聽的話。再會。」

斯克沙夫因爲安置一個人走正直的路，心裏很是喜悅，輕輕的拍拍拉希奇夫的肩膀，才握手而別。拉希奇夫拿着書信走了，從這時候總沒會回來做過工。

兩年以後，有一天斯克沙夫站在戲園賣票房門口買票，付票錢的時候，聽見一個小小的人，戴着一條羊皮的頸圈，還戴着一頂舊貓皮的帽子，

站他在旁邊，膽小似的問了賣票的人，才掏出幾個戈比，買了一張三等座票。

斯克沙夫認出這個小小的人，是爲他砍過柴的人，便問道：「拉希苛夫，是你麼？平安，你做什麼？你一向好麼？」

「很好……我今在記事事務所，每月賺三十五盧布。」

「很好，感謝上帝，真是妙極。我爲你快樂，我頂頂快樂。拉希苛夫，要曉得你是我的門徒，因爲我推你走進正直的路，我怎樣給你一場痛罵，你記得麼？那時候你多麼墮落，好，謝謝你親愛的啊，因爲你記得我的話語。」

拉希苛夫道：「也感謝你，假使那天我不去找你，恐怕我仍舊稱自己爲

學堂先生或學生。是，我在你家得了救，爬出了深陷的坑。

「我頂頂快樂。」

「感謝你仁愛的教訓，莫大的功德，因爲你那天所說的話，是優勝過一切的，我極感你恩，也極感煮飯婆子的恩，上帝祝福那個至仁愛的女人，你那天的言語勝過一切，自然我一輩子銘感不忘，可是你的煮飯婆阿戈，伊真真的也拯救了我。」

「那是怎麼的？」

「那個麼……我在你家砍柴的時候，伊起頭對着我如何的斥罵：『哦！你是醉漢！你是上帝丟棄的人！你也不死！』一會兒伊又向我坐着悲歎，聽着我的面龐流淚，又說道：『你是

不幸的人！你在世界上沒有快樂！下次你要燒死在地獄中的！可憐的醉漢！你是憂愁的可憐蟲！』要曉得伊常是那麼照規矩，又常是如何的顛倒伊自己，爲我流了多少淚，我不能告訴你。但是還有一樁什麼事最感動我呢？——伊代我砍柴！先生，你知道麼？我總沒爲你砍過一塊柴——盡是伊砍的！伊如何的拯救我，如何的使我受感動，伊還給我酒喝，我不能再說明了。總之，我只知道伊所說的話，在我的靈魂中，差不多是一種靈感物，我永遠不能忘記。時候到了，但是他們正跑着去打鈴呢。」

拉希苛夫行了禮，上火車去了。

標商「強爾摩」
魚定沙醬茄蕃國美



本牌之沙
定魚選擇
極精且係
用最合衛
生之方法
製成故能
名馳遠近
喜食者幸
嘗試焉
上海公利
洋行經售

新到
奧國
上等
肥皂



鐵錨牌洗衣條皂向歸
敝行經理其質地之優
美久已遐邇馳名
今又有新到數
百箱如蒙

賜顧祈向
敝行接洽
可也
公利
洋行
謹啓

小(23)

一截小繩子

(La ficelle)

莫泊三著
高達觀譯

這天戈德維路上男男女女絡繹不絕的到市上去趕集。男的兩條腿就像絞車兒似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因為

他們肩上扛犂，背上駝麥，還有粗笨的工作和鄉下許多勞苦的活計，把身子也壓灣了，腿也壓得又叉的，全身上下都弄得變了形了。他們穿着藍色衣服，漿得硬硬的，澈亮，領子和袖口都衰了一條白線，緊緊的纏在他粗骨架的身上，好像一個大球長了頭腳似的。有些人手裏拿根繩子牽着子母牛在前走，他們的婦人却拿起帶着三兩片葉子的樹枝兒在後趕着。這些婦人胳膊上挽個大筐籃，不是從這一邊伸出小雞子頭，就是從那一邊伸出小鴨子頭。他們身材瘦小，胸前披着很窄的圍巾，頭上用白包頭把頭毛勒住，戴上了一頂小帽，走的步子雖沒有男人的大，却比男人走得快多了。不一刻，馬蹄得得，又有一

輛車子走了過去，前頭並排坐着兩個人，裏面坐着一位太太，手扶車子旁邊，爲的是怕車子顛動。

戈德維這個地方，原來是人物集會的所在。但見牛的角度，有錢人頭上的長毛高裝帽，和婦人們頭上的首飾，在會場上雜成一片。那種人喊牛吼的聲音，嘈雜的了不得。那牛欄，豬圈，畜糞，草菜，發出一股惡臭，畜生辛羶，人多汗氣，惟有種田的人氣味尤其惡劣。

俄市哥老兒也從不利窩代村裏到戈德維來，走路上，看見地下有一小截繩子。俄市哥是個有算計的人，打量把他拾起來很有點用處；但他有頸骨痛的病，好容易纔灣下腰，從地下把一截小繩子拾了起來。正當他捲起那繩子的時候，忽然聽見造馬車的馬浪丹站在他門限上看着他。他兩人往日曾因馬駱頭的事吵起來，到現在氣

還沒有消。俄市哥因被他的仇人看見他在糞堆裏揀起一截小繩子，就羞的了不得。於是急急忙忙把繩子藏在衣服裏，一刻，又藏到袴子口袋裏，一刻，又在地上瞞了瞞，裝着找什麼東西沒有找着的樣子；然後他纔伸着頭，灣着腰，一直向市上去了。

不多時，他也混入這亂嘈嘈的人物叢中去了。那些人瞧着牛，踱來踱去，猶疑不決，生怕上了圈套，只管用眼瞞着賣主，總想發現了他人的奸詐和畜生的缺點。婦人們把筐籃放在脚下，把那繩子細了腿的雞鴨牲口一齊排將出來，這些東西還失驚打怪的在地上亂撲亂跳的。他們板着面孔，抬價，等買主慢慢的走遠了時候，又把他們叫回來賣給他。到了旁午的時候，這地方人纔漸漸的散開了。有些人家住的遠，就分散在小酒館吃喝去了。只有儒丹家裏的大廳上，滿坐客人，大院子裏都被那些破破盪盪粘着泥糞的各色車馬佔滿了。客人們都圍在大火爐旁邊的桌子坐下，但見叉子叉着雞，羊，鴿子等肉；還有

燒肉的香味和肉皮的油汁，從籠上蒸發出來，使他們眉飛色舞滿口生津。那些菜盤子就像風捲殘雲似的一刻就光了。他們一邊吃，一邊談他們的買賣。後來又談到收成上去了，說，這樣天氣對禾苗很好，不過對麥子稍嫌差得一點。

不多時，外面鼓聲大作。在坐的人除去幾個人不動外，大家都嘴裏含着菜，手裏拿着吃飯的布巾，站立起來，跑到門前或窗子前去看熱鬧。只聽那鼓聲一歇，就有人一聲聲帶走帶叫道：「大家趕集的聽者，戈德維的人聽者：今早九十點鐘的時候，在不斯維路上，丟掉一個黑皮匣子，裏頭有五百法郎和往來文件。如有人拾起者，請送到市政廳，或馬勒維村裏窩不來克家裏去。準以二十法郎相謝。」後來那人去遠了，他們還隱隱約約的聽見那樣的喊聲。於是大家又談起這件事上來了，都在估量着窩不來克將來能不能找出他的皮匣子。

飯已吃完了。正在吃咖啡的時候，突有長警一名走到

門前問道：「不利窩代村裏的俄市哥是不是在這裏？」

此時俄市哥正在桌子那邊坐着，因答道：「我在這裏。」

長警又道：「俄市哥，請你同我一陣到廳裏去，市長有話問你。」

這老兒驚疑不定，趕忙嚥了一口酒，站起來，那腰

比早晨灣得更很，因他每次休息之後，頭幾步走得非常

困難。他跟着長警，一頭走一頭嘆咭道：「我在這，我在這。」

那時市長已經坐在椅子上等着他。這位市長先生，胖大

的身量，善言問他道：「俄市哥，有人今早看見你在不利

窩代路上檢了窩不來克所失掉的那個皮匣子。」這老

兒驚惶失措，摸不着頭底，眼釘住市長，咭咭吧吧的道：「

我，我檢了皮匣子嗎？」市長道：「不錯，就是你。」他道：「

我可以發誓，實是一點兒都不知道。」市長道：「人看見

你的。」他道：「人看見我誰見來？」市長道：「是造馬車

的馬浪丹。」於是這老兒想起來了，不覺得怒形於色的

叫道：「嗚！他看見的！他看見我檢的是這一截小繩子，拿

去罷，市長先生。」說時他已從口袋裏把那截小繩子掏

了出來。但是市長仍搖頭不肯相信。又說道：「俄市哥，我

不相信你，因為馬浪丹是位誠實的君子，他來報告這皮

匣子消息的。」這老兒氣急了，舉起手，在旁邊唾了一口，

發誓道：「天神在上，我實在是披肝瀝膽說真話，市長先

生。」市長又道：「你把皮匣揀起之後，又恐怕零錢漏掉

了，還在地上找了半天。」這位好人聽了又惱又怕，祇得

說道：「怎能這樣說……怎能這樣說些謊話來誣害善

良呢！怎能這樣說……」他雖極力辯白，人總不肯相信

他。一刻，他同馬浪丹對審，互相罵了許久，又把俄市哥身

上一搜，也沒有搜出什麼來。後來市長猶疑不決，祇好把

他放了，又對他說要去報告檢察官請示的。

這件新聞已經傳播出去了。等那老兒從廳裏出來的

時候，大家都圍着問他，譏誚他。他就把揀起小繩子緣由

說一遍，大家都不肯信，只是笑。他一頭走，撞着相識的熟

人，又將那件事和他的辯詞滔滔不斷的說過，又把他

口袋翻開給人看，表明那裏一點東西都沒有。人反罵他

道：「老滑賊去罷！」他大怒，又不知怎樣好，祇得又不斷的述那段經過的事實。天色看看晚了，他只好轉身回去。走到路上他又把揀起那一截小繩子的地方，指給同行的兩三位鄰人看；一路上絮絮叨叨只是說這件事。晚上他在不利窩代村裏召集一羣人把那件事向大家聲明。但那些人只是掉頭不信。因此，他病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下午一點鐘的光景，有個伊模維地方的農夫，在不利東家裏當夥計，名叫波梅而馬利魚的把皮匣子和裏頭的東西一齊送還了窩不來克。這一位是的確在路上拾了那東西的；但他不說出緣由，只把東西送給了失主家罷了。這種消息傳出來，俄市哥也知道了。他趕緊又召集了許多人把這樁事的頭尾述了一遍，得意洋洋。他道：「你們知道，沒有別的事能使我痛心；只是這種誣妄話。這種誣妄，最令人生氣。」他整天價向路上過路的，酒店裏吃酒的，和禮拜日從禮拜堂裏出來的人們訴述那件事。他現在却安靜些了，但不知不覺的總有點

不自然的樣子。人聽了他那套話，大多帶付談諧的神色，彷彿是不肯信。他自己疑爲人在他背後不知說些什麼話。

有一天禮拜二，他到戈德維市上去，特爲去說明他的冤枉。路上看見馬浪丹在門口站着，看着他從那裏過去，只是笑。這是何故？他走到一位農夫克利葛多面前，這人不等他話完，對他肚子就打了一下，撞着他的臉，啐道：「大拐子去罷！」後來這人竟掉頭走了。俄市哥漸漸的又憂悶得神魂不定。何以人叫他「大拐子」？這天他在那儒丹小酒館裏吃飯，又說起那件事。有個馬販子孟濼維一對他喝道：「你不要說罷，這一個拾起的，那一個拿去的，既沒有看見，又不知道。」這老兒悶極了。後來他纔懂得。人說是他使同夥的拿出這皮匣子來。他還想辯白。一桌子人都笑起來了。他飯也沒有吃完，便從這譏笑聲中跑了。他跑回家去，又羞又惱，怒氣填胸。他沒有法子能證明出他的無罪，反把奸滑的名傳了出去。他遭這樁不

白之冤，心裏着實難受。於是他又起首敘那件事的經過，每天又把敘事引長些，每次加了些新理由，得力的辯詞，莊嚴的誓語，這都是他自家私下默想預備的。全付精神單注在這截小繩子的歷史上。但人總以爲他詭辯越是完全，越得顯得刁狡。人在他背後說：「這都是捏造的理由。」

他心心念念的憤着這件事，弄到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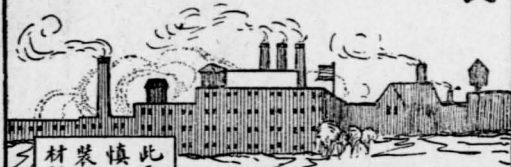
也是沒有用。眼看他漸漸衰弱下來了。現在只有說說那「小繩子」可以使他開心，就像人同軍漢說戰事那樣高與似的。他的精神已萎靡到極點了。十二月底就病倒床上。一月初邊他就死了，當他彌留掙命的時候，還要證明他無罪，只聽一再含糊的道：「一截小繩子……一截小繩子……你瞧，市長先生。」

(完)

拿破破的譏嘲

拿破崙年輕時。在某酒肆中。遇見一位普國軍官。那軍官乘着酒醉。只是說法蘭西的壞話。最後說道。法國的軍人。爲金錢勞動着。普國的軍人。爲名譽勞動着。同是軍人。竟不可在一起論。拿破崙默然聽了。一回兒他莞爾一笑。說道。不錯不錯。總之人類最需要的。是自己沒有的東西。法國軍人。沒有金錢。所以要金錢。普國軍人。沒有名譽。所以要名譽。這也是人之常情啊。他說罷。那普國軍官聽了。便一句話也不說的逃走了。

七



此電燈廠全由
慎昌洋行規劃
裝配供給機器
材料監視發數

該行經驗既
富人才又多
辦事更快所
以不到幾時
便將一座完
全新式的電
燈電力廠交
與張志成

八



該廠自發動以來即獲
厚利幾年之中張
志成用此餘利
又與辦別種工商
事業一帆風順他
的名譽
及資產
一天高
起一天

九

這正合着
一句成語
叫做有志
者事竟成
附注 這家機器洋
行倒底是誰呢請留
意圖中有他的名字

小(三)

畫聖王意遠甫壽



黑 衣 女 郎

張碧梧

奇怪。奇怪。我又遇見他了。在這兩個月當中。我攏共遇見過他三次。他的裝束。都是一樣。黑衣黑裙。黑鞋黑襪。但他臉上的丰采。却一次憔悴似一次。神氣也逐次的頹喪。他的心中。分明藏有很重大的悲痛。起初我看見他。原不覺得奇怪。以爲他和我都是住在當地。自當常常遇見。但是我每次遇着他。看他對我的神氣。委實和別人不同。沈悶的眼光。牢牢注在我的身上。彷彿有些認識我。可是我若也去望他。他又來不及的掉轉頭去。第三次我遇見他時。他嘴唇動了幾動。似乎想和我說話。但又忍住不說。祇低低嘆一口氣。就回身走了。這黑衣女郎畢竟是誰。對我爲何這樣。不真是件怪事嗎。

回想我第一次遇見他時。是在電車裏。那天正是星期日。

大約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從家裏出來。在馬霞路口跳上第一路電車。坐在頭等車座裏。那時車中祇有兩個西人。一男一女。比肩並坐。切切私語。看他們那副神氣。分明是夫婦。我坐定後。買了車票。就翻開帶在身邊的一本小说。看得十分起勁。也不知電車經過了幾個車站。偶而抬起頭來。見兩個西人。不知何時已下車去。我的對面。却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衣裙鞋襪。純是黑色。兩道眼光。直射在我的臉上。見我抬頭望他。他纔掉轉頭去。一只臂膀。擱在窗沿上。朝窗外望。當下我就有些奇怪。暗想這個女子爲何這樣呆望我。見我望他又爲何有這一番做作呢。但這奇怪的念頭。在我腦中不過閃了一閃。隨卽就消失了。那時我見電車纔走到河南路。距離我的目的地

十六鋪遠遠就依舊定心定意。看我的小說。過了一會。我忽聽見一個枯燥的男子聲音說道。這車票祇能到四川路口。你怎麼到了外灘還不下車。又聽見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我忘記下車了。應該補買幾分車票。我照補便了。我聽了這一男一女的話。不由得抬頭觀看。原來是個查票人。正和這女子辦理補票的交涉。這女子補買了車票。恰巧車已到站。他就急忙起身。下車去了。但他走到月台上。還回頭來望我一眼。於是我的奇怪心。又因此惹起。連忙從窗中望他。見他正站在路旁。眼光還是望着我。後來大約等到車已行遠。他方纔走將開去。這時我已無心再看小說。暗想這女子真是奇怪。他認識我麼。可是我並不認識他。他縱然認識我。也是件很平常的事。犯不着這樣呆望。且因為呆望。就忘却下車。如此細想起來。他這呆望之中。必然含有甚麼重大的意味。但是甚麼意味呢。我再三推測。都想不出個道理。望且決定若再遇見他。他若還是這樣望我。我定須問他個明白。免得蹲在鼓裏。受這悶氣。

半月以後。我果然又遇見他了。他和上次一樣裝束。周身純黑。無一些雜色。祇是他的臉上。比前次微微瘦些了。這一天。我被幾個新從內地來的朋友。拉去逛蘇州河畔的華人公園。我見園中落葉滿地。無人打掃。草庭中也污穢不堪。不由得興起無窮的感嘆。正在這當兒。忽有一個朋友推推我道。你看。那個女子。你可是認識他麼。我急忙看時。見在我左邊的草地上。站着一個黑衣女子。正瞪眼呆望着我。分明正是我上次在電車裏遇見的那個女子。萬想不到在這難得來的地方。又遇見了他。想必是他在路上見了我。跟我來到這裏的。我心中就暗想道。上次我見他那副神氣。已是十分奇怪。但還以為是偶然的事。如今看來。足可證明決非偶然。當中定有道理了。當時很想上前去問他。却因朋友在旁。很多不便。又料到這女子見有這許多人。縱想和我談談。也必不好意思。這談話的機會。祇好稍緩再尋覓罷。當下我祇望了他一眼。並向他微微點了點頭。他並不還禮。且似因此很難為情。當即撥轉

頭。回轉身。急急走出園門。不過當他臨走的時候。還回頭很命的望了我一下。他走之後。這班嬉皮慣的朋友就笑着向我道。你平時總說很規矩。不和女人親近。如今可給我們看破了。本來像你這樣年輕貌美的男子。又在這風俗淺薄的上海。怎會沒有相好的女子。我連忙攔住道。罪過。罪過。你們莫再說下去。造這莫大的口孽罷。這女子我委實不相識的。朋友又道。我們親目所觀。怎容你抵賴。你说不認識他。他為何呆呆望着你。你們分明是熟識的。不過礙着我們。不便交談罷了。我道。我能發誓不認識他。我見他這樣呆望我。方且很以為奇怪呢。我本想將上次電車中的事。告訴給他們。又怕他們這些輕薄嘴。說不出好話來。無端議論人家的婦女。很與私德有虧。因此我就不說了。也不和他們多辯。免得他們越說越高興。越發說出難聽的話來。我祇暗想不知以後可能再遇見他。倘能再有這麼一天。我必得恭恭敬敬。向他行一個禮。請他說明屢次呆望我的理由。想他既然這樣呆望着我。我若獨自

一人。和他說話。他必然不拒絕。定能將這理由說給我聽。祇是上海地廣人多。未必這般巧再能遇見他咧。

天下的事。竟有巧不可言的。過了一個多月之後。一天晚間。我在一家西餐館裏請客。時候還早。客尙未來。我一個人在餐房門口閒看。見貼隔壁的餐房裏走出一個黑衣女郎來。他先前本未看見我。走過我的身旁。他的眼光方纔無意中射到我的臉上。他當即停住脚。身子還微微搖了幾搖。有如受了甚麼刺激。比前更瘦的臉上。就泛出慘白的顏色。我見他這樣。心裏也着實一震。細看他眼光中。含着愁悶慘苦的神氣。我想今天難得又遇見他。必得問問他。不能再錯過了。我就鎮定心神。做出很誠懇的態度。並用沈着的聲音。向他說道。女士若不嫌冒昧。請容我接女士進這房裏。我有事請教。他並不回答。還是呆呆望着我。我又說了一遍。他似乎方纔聽見。就向房裏望了一望。這時我見他失血的嘴唇。連連動了幾動。以為他定有話回答我。我連忙側耳恭聽。不料他的眼光。在我臉上又

打了幾個回旋。一句話也不說。祇低低嘆了口氣。就拔脚下樓去了。我見他這樣。格外莫明其妙。心想我莫非遇見了鬼麼。但他明明是人。既然是人。何以屢次的舉動神情。又這等鬼祕呢。

以上是我三次遇見他的情形。如今是第四次遇見他了。他的裝束。仍是和前一般無二。但是臉上格外瘦了。顏色格外灰敗了。似乎他的境界。越過越慘苦了。惟有他呆望我的眼光。仍舊和前一一樣熱烈。這一次我遇見他。本在大路之上。但我顧不得來往的行人。就走近他的身旁。輕輕的問他道。女士爲何這樣呆望我。他聽我這一問。灰白色的臉上。微微透出一些紅色。似覺難以爲情。我怕他又不能說話。就緊接說上去道。我和女士已見過幾次。可算是熟人。女士不妨說明這個理由。他還不響。一會纔道。如今不便多談。緩日你自能曉得。他說完這兩句話。就放開大步向前去了。我想好不容易纔得和他說話。又難得他竟然回答我。但是回答的這兩句話。無頭無腦。叫我怎能明白。

如今不便多談。」必是因爲路上人多。「緩日你自能曉得。」試問我怎能曉得呢。我越想越覺奇怪。越覺氣悶。於是這一個黑衣女郎的影子。就常常盤據在我的腦中。不能忘却了。自從這一次之後。一連有十天工夫。未曾遇見他。這一天我正在家裏。接到一封當地的掛號信。我想這信必然重要。連忙拆開來看。誰知正是那黑衣女郎寄給我的。他信上道。

悲天先生台鑒。我今天寄這封信給你。很覺冒昧。想你了。我這封信。必也恨爲詫異。以爲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爲何寄給你這封信呢。其實我們不能算做不相識了。因爲我們在無意中見面。已經共有四次。不過未曾通問姓名罷了。悲天先生。我想你的腦海中。必然印有一個黑衣黑裙黑鞋黑襪女子的小影。你若要問這女子是誰。却是如今寄這信給我的我。但是我的心已粉碎。腸已寸斷。且不願再生存在這煩悶的世界。上。受慘苦環境的壓迫。所以我的姓名不願明白告訴你。你

就稱我做黑衣女郎便了。悲天先生。我第一次在電車裏遇見你。我有如服下一劑富於刺激性的藥品。頓使我沈靜的心情。非常掀動起來。於是五年前的舊人舊事。立刻湧上心頭。並生出一種幻覺。覺得你的臉上。正如開演影戲用的那個白布幔。我五年前的舊人舊事。一一都現在上面。我不由得就呆呆望着。以致於忘却下電車。走過一站。但是你並不曉得我的這番心事。見我呆呆望你。必然萬分奇怪。或者竟將我當做一個瘋女。也說不定。偏偏又第二次遇見你了。我本在路上看見你。明知你和幾個朋友同走。我若呆望着你。很不雅觀。怎奈你的臉上。宛如有強烈的吸力。將我兩道眼光牢牢吸住。我的兩腿。也不知不覺隨你走進公園。後來見你向我點頭。我這纔神魂歸舍。自覺很難為情。就急忙忙的逃走。悲天先生。我遇見過你這兩次以後。我的心神。就沒有一刻安寧。斗覺我所處的境界。十分黑闇。且斷定前途已無再能光明的希望。於是我的大人生觀。

就萬分悲苦。暗想我若再遇見你一兩次。無論如何。我沒有這忍耐性。能個再活在這世界上了。萬不料那天晚間。我應友人的約。在餐館中又遇着你。你並和我說話。我聽了你的聲音。有如一柄尖刀。正刺在我的心窩裏。痛得我站立不穩。幾乎暈倒在地。因此我那有勇氣回答你呢。活該我的死期已到。又在路上第四次遇見了你。我聽你說的話和態度。都很誠懇。足能打動我的心弦。我所以不加思索。回答你那兩句話。所謂「緩日自能曉得」就是指這封信而言。你倘想再和我見面。那就除非是在夢中了。因為這封信送到你面前的時候。我早已脫離這個世界了。悲天先生。我寫了這一大篇話。你看了之後。必還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待我再慢慢的寫將出來。當我十八歲的那年。就嫁給人家做妻子。雖是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舊式的婚姻。但我們夫婦之間。却非常和好。兩年當中。從未會紅過一回臉。吵過一次嘴。慢說在舊式婚姻制度之下。像我

們這種和好的夫婦。不可多得。就是現在那班純粹由愛情結合的夫婦。恐也未能趕上我們。但是人間良緣。易遭天妒。到了第三個年頭上。我丈夫就得病死了。當他臨死的時候。他緊緊握住我的手。向我說道。我死了。願不得你了。祇是你年紀還輕。前途的幸運正多。不能因為我就一齊犧牲。我勸你等我死後。聽隨你的便。過半年或是一年。儘管去改嫁。我半路上棄下你。已覺對你不起。若再見你爲我犧牲終身的幸福。就更覺難以爲情了。你倘能依了我的話。我見你改嫁之後。新夫婦十分愛好。我在暗地裏也將拍手歡呼呢。當時我聽他這話。料他必非出於真心。就一口回絕他。但他又說你平日若是真心愛我。待我死後。你就得依從我的話。倘你不忍忘記我。等你度過蜜月之後。衣裙鞋襪。都用純黑色。表示你的哀思。就儘數了。我哭着答應。及至他死了。我雖無心改嫁。怎奈他並無遺產。我不能過活。可憐我受了金錢的壓迫。祇好將這已破壞的身子再嫁與

人。但我不忍違背他的囑咐。度過蜜月之後。我的衣裙鞋襪。就都用黑色。我的新丈夫見了。大不歡喜。幾次三番質問我。我都推說是喜歡黑色。他雖不很相信這話。但我也管他相信不相信。這樣過到如今。已有一年多了。我對於第一個丈夫的哀思。方纔稍稍減退。漸次恢復我的人生樂趣。不料接連着遇見了你。遂使我的哀思。又復填滿心腔。舊人舊事。一一現在目前。中心悲痛。一刻不能忍受。原來你的容貌和身段。都和我的第一個丈夫一般無二。所以我見了你。就回想到我那第一個丈夫。和他待我的那番恩情。又想如今他是孤另另的在黃泉路上。我却仍舊混在人世間。尋歡作樂。如何對得住。於是我就拿定主張。與其偷生在世上。日日受精神上的責備。不如趕快死了。倘尋着第一個丈夫。還可廣續我們從前的愛好。如今我已決定死了。但是我四次遇見你。使得你滿腹狐疑。當我這臨死的時候。不能不告訴你明白。至於我怎能曉得你的姓名和

住址却是我偶而翻閱雜誌。看見你的照片。這纔曉得
你正是小說大家宋悲天先生。悲天先生。如今我已死
了。但有一件事拜託你。你可能本悲天憫人之懷。將我
這悽涼奇詭的身世。編爲一篇小說麼。黑衣女郎絕筆。

我看完了他這封信。使我起了無限的感慨。再也談不出
甚麼話來。過了好多一會。方纔掉了兩句文道。癡哉情也。
然而豈矣。

增智
廣囊
補

吳門馮夢龍重輯增廣智囊補二十八卷。上自聖哲。下
逮遺佚。分類十部。無一事不出人意表。而其見理之確。
處事之明。合乎明哲保身之指。披閱一過。足以益人神
智不少。

▲一冊定價五角五分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價(282)

婦女雜誌 第九卷 婦女運動號 出版

婦女運動的新傾向	婦女運動與常識	婦女運動的第一步	中國婦女參政運動之前途	中國婦女運動與新社會的建設	近代婦女運動的先導	婦女運動的成立及其要求	橫在婦女運動的根柢及兩大主張	中國婦女運動的主義及女性改造運動	婦女運動的概論	愛倫凱的母權運動論	紀爾曼及須林娜的婦女職業運動觀	我國目前婦女運動應取的方針(二十一篇)	歐美國家婦女運動近狀	婦女教育運動概略	婦女參政運動年表	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	
瑟人	周作人	陳德靜	朱學靜	楊袁昌英	克士	克士	康一	尚鶴	雲子	倪文宙	吳覺農	喬家	諸家	沈雁冰	味雁辛	祁森煥	
法國婦女參政運動小史	英國婦女參政運動與中國婦女	美國婦女選舉權獲得的歷史	俄國婦女運動與勞農婦女	德國及斯堪那維亞的婦女運動	新德國的婦女要求	回教國的婦女自由運動	埃及婦女的自由運動	印度婦女的自由運動	日本婦女團體的過去和現在	中國婦女運動之進步	國際婦女運動團體之進步	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英國婦女運動的先驅	美國婦女運動的先驅	法國自由思想的先驅	憶伏爾斯頓克脫女士	西維亞班霍斯德女士自敘傳
張梓生	黃日葵	朱薪	朱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張梓生

▲全册三百餘頁零售每册大洋四角預定全年者不加
▲本誌定價 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五分 郵費每册二分

上海商務印書館 婦女雜誌社 啓

玩
造
滑
稽
偶
像

劉培風



這圖中的滑稽偶像。雖有五種。其實只分兩種。

一種一手上舉。一手下垂。一脚踏地。一脚上翹。頭歪近肩。全體活動。其製法用兩片木削成身段。另製成手、脚、頭夾入其中。用小釘釘好。再用銅絲繫在各端。腹中須空闊。中插入粗長銅絲一柄。手、脚、頭繫連其上。但須十分寬鬆。引絲時才能活動無礙。

一種頭不能動。只手足可以活動。其製法即將手脚夾入腹背裏面。正中立一粗長銅絲。或用有兩小孔的木棒。頭就安在其上。手足各端。用銅絲紐好。但須寬鬆。引時才能靈活。

又做此法用厚紙製亦可。眼鼻口等描上彩色。小孩尤為歡迎。

C. P. C. S.

天下沒有不生聰明而生就有學問的人



我們這幾部講義(英語, 算學, 英文)是使人聰明而有的學問的利器

他們都是去

求知識的

(甲) 諸位往那裏去?

(乙) (丙) (丁) 我們往

商務印書館去

(甲) 諸位去幹什麼?

(乙) 我去報名入商

務印書館函授

學社的英文科

(丙) 我去報名

入算學科(丁)

我去報名入國

語科

(甲) 我聽說這函授

學社的成績很

好究竟怎樣請

你講與我聽聽

讓我也好去報

名

(乙) (丙) (丁) 這函

授學社

開辦經已

八年教

員極有經

驗課本

甚為完善

學員一

萬一千數

百人畢

業生二千

一百餘人

學額並

無限制

無論男女

老幼隨時

可以報名

各科印

有簡章面

索函索皆

可

(甲) 那好極了

我近來很

感受沒有

知識的痛

苦渴想求

些應用的

新知識這

個學社既

然是這樣

的完備讓

我也隨諸

位去討幾

本章程看

那一科最

為與我合

宜便去報

名罷了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報名處

社址

殉情記

Maupassant

更生

好生奇怪啊。——許多舊事。兀自糾纏着你。任是怎的也撇不開。

這一件事真舊。如此的舊。叫我還懂不透怎麼這等活生生地繫在我心上。比什麼還牢。我見過了一些不吉的事。使我驚奇極了。從此我的眼簾中。沒有一天沒有老嫫克羅特的影兒。以前認識伊的當兒。我纔十一二歲呢。伊是一個老女裁縫。每禮拜三到我們家裏來補衣服。我們的家。是在鄉下。他們稱為別墅。其實不過是一個老房子。三角形的屋頂。週圍有四五塊田繞着罷咧。這個村子。離城不到一哩路。中間有一個禮拜堂。是

紅磚做的。風吹雨打。都變成黑色了。老嫫克羅特。每禮拜三早晨。六點半到七點鐘的模樣。就上樓到補衣服的房裏。做起生活來。伊生得又高又瘦。還有鬚鬚。鬚鬚鋪滿了臉。在伊的一副大臉上。灣灣曲曲的盤旋着。奇怪極了。好像一個穿裙的警察似的。鼻子上面。下面。頰下。都有些毛。一雙灰色眉毛。生得又濃又寬。灣曲的攪着。瞧去倒像兩撇鬚鬚放錯了地位似的。伊走道兒。並不像平常的跛子。却像下了錨的船。兩邊搖晃着。伊把全身的骨架。安在兩隻腿上的當兒。好像是在大浪中飄蕩着。坐下

的時候。就好像忽地陷在深淵中去了似的。伊的步法。那種平衡的動作。極其猛烈。伊頭上總是戴着一頂帽子。帽子上的假帶。拖在背上。伊走着的當兒。兩根帶子。就從南蕩到北。北蕩到南。差不多蕩到天邊上去了。

我很恭敬老嫫克羅特。每一到了禮拜三。我就跑到補衣服裏去。就瞧着老嫫早在做事了。伊脚上踏着一個小脚爐。我一進去。伊就叫我坐在脚爐上。免得我受寒。因為這間房又大。又冷。伊一面用那雙長得像鈎子的手指。縫着衣服。一面就講故事給我聽。伊戴着一副大眼鏡。一年紀大了。

視力壞了。——伊的眼睛。我瞧去。覺得又深又大。

就我所記得的說。伊所告訴我的。一些事。都使我的童心很有些感動。覺得這個可憐的婦人。有一個很慷慨的心胸。伊無論瞧什麼。都用很大很簡單的眼光。伊對我講的都是村中的故事。如像牛從檻裏逃走了。一天早晨。又在一個水磨邊上找着了。因為他正在那裏瞧着風車兒轉動。還有禮拜堂的鐘樓上。找出了一種蛋。人都不知道是什麼雀子生的。還有金金皮納的狗子。把他主人被竊的褲子。從三十哩以外嘴着回來。這一類的事。在我心裏縈繞着。與我母親晚上講的那些大詩家所作的劇

本。比較起來。還有力有味。

這一個禮拜三。我照例的在老嫗克羅特那裏。聽了一早晨的故事。下午我同女僕到田裏去。摘了些榛子。又上樓去聽伊的故事。這時候的光景。我記得很清楚。就如同昨天的事一樣。我打開補衣室的門。就瞧見老女裁縫。躺在椅子傍邊的地板上。面孔向下。手臂伸着。一隻手仍舊拿着針。一隻手拿着我的小襯衫。一隻脚穿着藍色襪子。——自然是那隻好脚。——插在椅子底下。眼鏡滾到牆邊上去了。我一路喊着往樓下跑。一會兒。屋裏都騷動起來了。後來我纔知道老嫗克羅特死了。我這時候的激動和恐懼。真不知道怎麼可以形容得

出來。我暫到客廳裏面。躲到一個黑角中。我跪在那裏哭着。我在那裏很久。天差不多都黑了。忽地裏有一個人。點着燈進來。我聽見我父母。和一個醫生談着話。醫生的喉嚨我聽得很熟。他們請他來。也是爲着剛纔的那個亂子。我不大懂得他們的事情。醫生坐下。喝了一杯酒。吃了一塊餅干。

他談的話很多。他所談的。叫我深深的刻在心裏。至死都不會忘記。我相信我能照他說的。一字不遺的重述出來。他說道。唉。這個可憐的女人。是我到這裏來的第一個顧客。我剛到的那天。伊的腿折了。有人忙着來找我。因爲傷得很重。我從車子上下來。

手都來不及洗。

伊那時纔十七歲。是個美麗的女子。呵。美麗極了。你們相信麼。至於伊的故事。我從來沒有講述過。除了我和一個到外國去了的人外。也沒有第三個知道。現在伊死了。我也不必緘默了。那時候。村裏來了一個年青的助教。一張面孔。生得極美。却又如同軍官一樣的英俊。女子們都追逐他。他假作不理會的樣兒。實在還是怕學堂的校長。校長名叫格納布。早晨起來。常常下反了床。那時。格納布已經雇着美麗的荷田斯。做女裁縫。就是剛纔死的這個老嫗。伊自從受了傷以後。他們都稱伊爲克羅特。助教對於這位美麗的女子。非常注意。伊

自然也因着贏得了這位倨傲人的垂青。私自慶幸。伊很愛他。他同伊第一次交言。是在學堂的屋頂樓上。那時伊正做完了事。

伊佯裝要回家的樣兒。却不下樓。反往上跑。藏在乾草堆旁邊。等候伊的情人。這時候他也來了。他們倆如是甜蜜蜜的談起來了。正在這個當兒。門開了。校長跑出來。喊着助教道。西基伯。你在那上面作什麼。助教恐怕被他捉住了。慌着亂說道。格納布先生。我正在乾草上。想休息一會兒。這一個屋頂樓。非常高。並且很黑。西基伯一面推着那個駭掉了魂的女子。一面細聲說道。快退後些。躲起來。我的飯碗會掉了。退後些。——跑遠點。——躲

起來。他的話都被校長聽見了。

校長問道。你那裏不止一個人。助教答道。格納布先生。只有我一個人。校長道。我清清楚楚的聽見你同人說話。助教道。我可以發誓。先生。實在是我一個人。老人道。我非要把這件事探個水落石出不可。便反鎖着門。下樓去取臘燭。

這位青年人。真是一個少有的怯者。這時駭昏了頭。向女子發起急來。催逼着道。快點躲起來罷。不能讓我找着你。你真要奪掉我一生的飯碗了。你真壞了我的大事。躲起來罷。正自逼着。忽然聽見開鎖的聲音。荷田斯跑到近街的窗子前。打開窗門。悄聲說道。待他去了。你可要來尋取我。說

着就跳下去了。

格納布尋不着什麼。悻悻的下樓去了。一剎鐘後。西基伯到我家來。把這件事。一咕腦兒都說出來了。這位女子。從兩層樓上。跳了下來。跌在牆腳下。那裏還能動彈。我同着助教。去找伊。這天雨極大。我就把這個可憐蟲。抱了回來。伊的右腿碎成三段。骨頭

歎息着說道。我可受了罰了。罰得很

好。我去請人來幫忙。並去喊了女子的

父母來。我造了個謊。就說一個跑

得很快的車了。把伊撞倒了。正倒在我

門口。他們都很相信。警察們還拼

命的去找這個肇禍的人。

這段故事。就是如此的。我說這個女

子。真是個女英雄。伊所做的這件事。

真是英雄。纔做得到。伊只發出了這

一次的愛情。伊還是個童貞呢。像這

種勇於殉情的事。真是創見。我若不

是徹底欽佩伊。那裏還等得到今天。

纔講出這段事來。

醫生說完了。母親已經哭起來了。父

親嘴裏不知說些什麼。他們都去了。

我正跪在椅子上哭着的當兒。聽得

樓上響得很利害。大約是他們把克

羅特的尸身抬出去了。

風俗誌異 波斯人休妻與休夫

波俗男子稍有不合。即可休妻。有因殘疾。不育。憤怒而休妻。亦有因新娶後妻之妒忌。迫其夫盡休妻前者。因波俗男子准娶四妻。惟被休之妻。准攜回妝奩。妻如欲休夫。須到官反轉其拖鞋。即准所請。惟休夫則不許攜帶妝奩以示罰。故婦女有所憚而不敢發。

有時夫因怒氣斥妻曰。汝休矣。但一語不作准。須連續三次曰。汝休。汝休。汝休。而被休之說遂定。又已休之妻。隨時皆可喚回。然至第三次。即須待其已嫁而為他人所休。方可喚回之。

最後的希望

鄭子江

一家屋子裏。放的一隻木櫃。上邊橫一刀豎一刀的。劈的破爛不堪。牀上躺着一個老頭兒。五十多歲年紀。穿的一套粗布衣服。兩鬢如霜。雙睛半睜半閉的。一點氣也沒有。牀前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和一個姑娘。一個男孩子。在那兒圍着哭泣。祇聽見那婦人哭道。夫呀。夫呀。如今咱家被了盜。你又氣死。留下爲妻。和一雙兒女。靠誰養活。將來男婚女嫁。靠誰經理。哭的十分沈痛。那一種淒涼困苦的聲音。便是鐵石人。亦要聽見下淚咧。你道爲何。皆因這老頭兒。姓常名克儉。一生經商。很闊下幾個錢。可是他有一種怪脾氣。所有的錢。不存在銀行裏生利。以爲世情險詐。俱無信托之人。故此叫木匠做了一隻木櫃。櫃子上邊。又錐了寸半長的一道縫。就與撲滿的作用相似。拿回大洋。便投在裏邊。日積月累。可就愈投愈多。差不多有幾千塊錢。不料慢藏誨盜。事爲一般無賴所聞。時時刻刻。思量設法盜取。可巧一天晚上。濃雲密布。月黑風緊。又探知克儉舖中有事。不能早回來。勾了幾個同伴們。趕二更多天。闖進他院子去。關閉上大門。把他妻子女兒。捆在一邊。用刀劈開那個櫃子。把所有洋錢。打了好幾十包。開門一齊跑了。趕到夜靜更闌。克儉回來。看見這般情況。料是被盜。惶的先將妻子女兒的繩扣解開。便看那個櫃子。誰知一看。空空洞洞的一無所有。自己又肚量小。又不會氣。當下兩眼圓瞪。腹鳴如釜。渾身直打戰兢。不大的工夫。便一命嗚呼了。他的女人。看見丈夫死去。沒有一點主意。和兩個孩子。祇知道哭泣。愁雲慘霧。佈滿一室。正在這個當兒。猛然從門外走進一人。口中嚷道。夜已不早。爲何不關閉上門。在這裏哭泣。進前一看。又嚷道。怪事怪事。常老班方才還在舖中。爲何便會死啦。克儉的女人。睜眼看時。認的是鋪友陳壽軒。一邊擦淚。一邊告說着。壽軒聽了。氣的蹶足道。你家既是被盜。爲何不早报官緝捕呢。又仰首想道。今日晚上有夜車。想那影賊人。早已乘車遠颺了。且等報了官。再作道理。但是死人要緊。快些拿出錢來。我好去購置衣棺。預備殯葬才是。克儉的女人。又指住那個破櫃子哭道。

那裏還有錢咧。這就盡其所有了。接着又問道。難道他鋪中再沒有存款嗎。壽軒道我們常老班。有了錢。便往家裏拿。早上便把午上的薪水支用。你是知道的。那裏還有存款。克儉的女人道。如此這便怎好。壽軒亦着急道。海船爛了。還有三千釘啦。我不信再沒有一個錢。克儉的女人聽了這話。果然翻箱倒篋。鬧個不休。後來找出一個布包。上邊結着許多繩扣。直當是貴重東西。打開一看。乃是一個洋紙信封。不免瞪了眼。壽軒在旁邊看的清楚。要過抽出來一看。不禁眉飛色舞道。恭喜恭喜。你們母子們。不要哭泣了。從此便是富家了。克儉的女人問是何故。祇見壽軒手裏拿的一張洋紙。一手指着。哈哈大笑道。常老班原來還預備着這個。這是賊偷不動盜搶不去的。且等天明了。我同你們去報告。照這上邊的數目。有五千塊錢。可向公司領呢。壽軒說的時候。母子都聽出了神。後來又經壽軒詳細說明。才明白這紙封是件什麼東西。諸君如不明白。也不妨去問一問陳壽軒。

保壽的錢
賊不偷 盜不搶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 北京 四路 川路 上海 角

分公司 設各省 餘埠

電話 中央一零七 三四

詳章函索即寄

小(62)二

荒服鴻飛記（四續）

天游

第五回

破慳囊隊長買嬌妻 擲炸彈哈沙驚惡黨

奧德溥隨着蘇克洛夫進去。外間的人都覺得有些詫異。游緝隊長忍不住自言自語道。這位火伴。諒來有些來歷。方纔同走的時候。我還以為他也不過是同我們一樣的。都是赤衛軍。現在看來。一定是高級機關裏的機要秘書。哈沙心中暗自納罕。搶着道。火伴。你別說了。現在我們全國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就是我們的公敵。隊長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字。哈沙道。至於我們這個朋友。的確帶着重要使命來的。他現在列寧那裏辦事。列寧實行公妻制度。已經訂有搜集同分配的條例。派他來見蘇克洛夫。商量執行方法。這公妻制度。火伴。你諒來也聽人說過的呀。隊長點頭說。聽見過的。只不知道怎樣分配。哈沙信口

開河的道。據我所聽見的。是把所有老少女人。匯集一處。像家畜一樣。按照男人數目。分配出去。我們這一位朋友。就是莫斯科全城的公妻執行部部長。火伴。你若是想要一個年青美貌的貴族女子做伴。我可以替你設法。就是指名要那一個大公爵家的貴主。都能辦得到。火伴。你想我們替國家出死力的軍人。當然要一個貴族女子來替我們煮煮飯。洗洗衣服。也不枉我們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火伴。你說我講的對不對。隊長低下頭去。看着所穿的衣服。喃喃的說道。可不是嗎。我這套衣服。還是夏天漿洗的呢。哈沙道。這個我也聞得出來。若是果然弄得到一個白白胖胖的美貌貴主。替你燒茶煮飯。你生氣的時候。還可以供你用棍子打着消悶。這個纔不枉我們從軍一場。說着。又把隊長拉到隱僻地方。低低的道。火伴。你

聽着。句我同方纔進去的人。是好朋友。我有方法替你去弄一個這樣的人。伺候你。好教全城的人。都羨慕着你。你不要。若是要的話。只用送我幾個錢。現在你帶着錢沒有。隊長道。只有三十盧布。帶些零錢。哈沙道。你拿三十盧布給我。零錢你留着。我一準給你辦到。隊長還有些捨不得錢。遲遲疑疑的問道。幾時給我呢。哈沙道。明天。隊長道。這樣說來。明天付錢何如。哈沙道。不成。句你不要就算了。別的伙伴要的很多。他們不止肯出這區區的三十盧布呢。你既經不信任我。我也不來勉強。只是分配的條例。是一經指定。就規避不來。你若這般不肯化錢。搜集的女子裏邊。年老的也是不少。我準想法給你找一個七十多歲。瘦瘦的黑黑的悍婦。那時看你怎樣擺佈。不化錢想要弄一個年輕美貌的貴主。怎樣成呢。說着裝着生氣要走。隊長急了。沒法想。只得拿出三十盧布來給哈沙道。伙伴。你不要生氣。我送你錢便了。只是要請你給我挑一個好的。明天聽你消息。哈沙接過錢去。藏入衣袋。揮手道。伙伴。放

心。明天準給你消息。隊長又告訴哈沙。明天他三時後下值。哈沙道。這樣說。你三時後在禮拜堂大門邊守着。說到這裏。又假裝思索的樣子問道。伙伴。句那蓋着螺旋屋頂的是什麼禮拜堂。隊長道。那是聖柏雪寺。伙伴。你問他做什麼。哈沙道。不錯。正是那個。這樣罷。明天準定三時。在聖柏寺大門外交給你。你要預備着一支棍子。倘若那女子懶強的話。可以先給他一個下馬威。隊長答應了。哈沙還讚他是一個精細人。同隊長仍舊回到原先的地方。哈沙平白地得了三十盧布。正想再找一個人。去舒展他的妙計。不料驀地裏大門一開。走進一個矮胖人來。哈沙眼快。已經認識他是蘇琪。蘇琪却給燈光一射在烟霧裏。沒有看見他們。哈沙趁這個時候。提起吳德溥扔下來的包裹。暗地關照蘆雪姊弟。退入邊屋。游緝隊長。也跟着他們走到屋門口。掉過頭來觀看。恰好同蘇琪打了一個照面。蘇琪看見有許多人見他進來。退到邊屋裏去。本來有些犯疑。又在人叢裏看見哈沙。哈沙身材比普通入高。又戴極

厚的絨帽。很容易認識的。及至掉過頭來。他的黑瘦的臉龐。鷹嘴鼻子。更難藏匿。認得清楚。就狂呼追趕。這一間邊屋。原是白天用的公事房。屋中一般也排着許多公事桌。牆邊還有許多書廚書架。只點一盞掛燈。却沒有人跡。大概辦公的人。已經退值。那班下人。懶惰性成。還沒有來熄燈。哈沙等進了屋子。心想掩門。蘇琪已經氣吼吼沖了進來。哈沙神色自若。仍舊將門掩上。蘇琪以爲哈沙在此地。是那兩個少年赤衛軍押解來的。現在既到此地。是已經在他權力之下。所以一些不犯疑心。只問哈沙道。你那同伴呢。哈沙道。跑了一個。錢沒有給我。可恨得很。蘇琪吃驚道。怎樣跑了。怎樣沒有給你錢。你講給我聽。哈沙道。伙伴。我想來告訴你。他不但沒有給我的錢。還打了我一頓。我現在很恨他。好在他藏匿那個女子的地方。我也知道。這個仇是容易報的。蘇琪問道。你知道他藏匿女子的所在嗎。哈沙道。怎麼不知。但是。句說到此處。忽然低低的道。此地非說話之所。這夥人都是愛錢的主兒。給他門知道。你

一定找那女子。再給他們竊聽着藏匿的地方。他們先一步去劫了。另行安放一個地方。要求你重賞。若是不給他。他們上議會裏宣佈開來。這還了得。說着拉了蘇琪的衣袖。退到一個隱僻屋角站住。蘇琪又問他藏匿的地方。哈沙道。他是在樓窗口。用繩索把他姊弟兩個放下去。蘇琪道。原來如此。怪道我各處找他們不到。後來呢。哈沙道。未放下之先。那人說了一處地名。教他們先走。在那裏候他。料不到他心懷不良。要收拾掉我。叫我替他搬運一口衣箱。起初以爲是他的。現在方纔明白。是那女子的。他在我面前。還假裝着在街上撞着那女子。是同他第一次見面。蘇琪道。既是這樣。爲什麼我帶着兵上那女子寓裏去。你跟着他們一起逃走呢。哈沙嘆口氣道。這是我自己膽怯之故。幾天以前。我曾經殺了一人。當初以爲是個資本家。後來聽見一個仇人。說我殺的是個同志。要去報官。辦我殺人之罪。槍斃我。所以看見你的兵來。我以爲是拿我的。螻蟻尚且貪生。怎能不逃。蘇琪道。我看你是騙我的罷。

哈沙道。我講的有半個字謊言。教我不得善終。蘇琪搖手道。罷了。那女子藏匿的地方呢。你還沒有說呀。哈沙道。那地方離零敏不遠。但是伙伴。我給你這個重要消息。難道還够不到一些重賞。你又爲有錢的人。蘇琪不等他說下去。罵道。狗賊。旬你還是好好的說。還是要死。哈沙一旋身。招呼那些游緝隊道。伙伴們。你們大衆看。有這個理沒有。這個人罵我狗賊。還恫喝着要不等裁判槍斃我。我也是個同志。那有不等裁判。就要槍斃我的道理。現在請衆伙伴幫幫忙。送我們兩人上議會去。我們神聖的同志。給他一個人欺侮。以後衆伙伴們還肯替國家出死力嗎。蘇琪看見大衆都在那裏要發作起來。慌忙一把拖住哈沙央告道。你瘋了嗎。這種事。怎樣可以鬧到議會上呢。哈沙道。既這般說。不許再嚇唬我。蘇琪勉強答應。哈沙纔告訴大衆道。這位並沒有恫喝我。是我誤會了。蘇琪雖是恨得牙癢癢的。却做聲不得。明知蘇維埃政府的新法律利害。只能相機報復。那時大衆的憤怒。果然鎮靜下去。於是他

又要哈沙告訴他女子藏匿的地址。哈沙微笑答道。伙伴。我的記憶力太壞。若是有五百盧布。說到這裏。又頓住了。蘇琪豈有不明白。只氣得他開口不來。按捺了許久。纔轉過氣來。要想收拾哈沙。却因女子是他主人指名要的人。他主人是全俄的主腦。列寧杜洛斯基都要退避三舍。他要的女子。地址還沒有探問出來。怎敢難爲哈沙。並且哈沙所要的。不過五百盧布。若是得到女子獻給主人。主人的賞犒。至少必有一萬盧布。又何在乎這區區小費呢。還有一說。待女子到手以後。憑着自己權力。拿一個哈沙。也還不難。拿到以後。就不殺他。辦他一個永遠監禁。這五百盧布還可以拿得回來。又何妨權且給他呢。主意已定。遂道。我給你一百盧布。只是你要在此地候着。等我回來後再走。你答應嗎。哈沙察言觀色。豈有不知其中玄蘊。搖頭道。不成。旬五百盧布。少一個不成。蘇琪沈吟了一回。在懷裏掏出一個皮夾。打開來。哈沙看見裏面。滿裝着機要文件同鈔票。蘇琪點出五百盧布。交給哈沙。哈沙看着他将

那皮夾依舊揣在懷裏。然後向四週看了一眼。低低的道。伙伴。這地址是不能給別人聽見的。說着。舉手勾住蘇琪肩膀。湊到自己胸前。佈着他耳朵說了一個街名。同門牌的號數。又道。這所房子很高大。我還聽見他交代那女子的。到三層樓角道左首第二間房內候他。房裏已備着酒肴。預備吃完。立刻上車站。車站的名字。却沒聽清楚。反正你去。他們一準還沒有走哩。蘇琪聽了。很是滿意。推開哈沙道。我去去就來。你在這裏守着。說完。匆匆走了。哈沙仍舊走到人叢裏去。蘇琪走到門口。忽然動了疑心。伸手向懷中一摸。不覺失聲狂叫。奔過來找哈沙。口中亂罵惡賊惡盜不已。哈沙迴身來問他什麼事。蘇琪暴跳如雷的罵道。我的文件鈔票都給你們偷去了。非把你槍斃不可。說着。吆喝大衆。捉拿哈沙。哈沙趕上劈胸扭住蘇琪。對大衆說道。伙伴們。這厮依他自己說來。說是一個資本家的間諜。讓我們來審問他一下。諸位贊成嗎。有好幾個已經大呼贊成。有一個道。不對。句我認識他。也是我們的同志。他叫

蘇琪。同我一起辦過案子的。又有人反對這人道。安知他不是喬裝的呢。哈沙趁着這個機會。又鼓煽起來道。這位伙伴。說得不差。現在外面風聲緊急。難保沒有奸細在我們營裏。探聽軍機祕密。整頓一下。也可以叫他們有些害怕。好在仔細一些。與大局毫無妨礙。若是這人不是奸細。我們也並不難爲他。若是奸細。也可以替國民除掉一個奸宄。好在大家都是同營。伙伴。怕什麼。現在我們先組織一個委員會來。游緝隊長。是絕端贊成的。蘇琪知道免不了這一劫。要求要蘇克洛夫做委員長。隊長道。這也可以。這訊問口供。非他不可。大衆聽見隊長這般說。自然贊成。忽然又有人想起道。他現在不是有事嗎。大衆道。不錯。句他在那裏會客哩。我們等着他出來。再說何妨。又有人問道。他不是還要下戲園去嗎。大衆道。那要八時哩。在他未去聽戲以前。時間很够。並且爲國家訊問一個嫌疑犯。等一回聽起戲來。分外有味。他們在那裏辯論。却急壞了蘇琪。這個訊問嫌疑犯委員會的制度。原來就是他主人

訂下來愚民政策的一種。料不到自己今日來受這個罪。現在所希望的。只有蘇克洛夫肯加以援手。不然同這狡猾如狐狸的哈沙質訊。恐怕性命都有危險。正在危急的時候。門一開。進來一個虬鬚戴眼鏡的人。衣帽上面。沾着許多塵沙。像是纔在外面來的樣子。進門之後。隨手掩上房門。走到一張公事桌前。看着這一夥人。露出詫異的顏色來。蘇琪一見。不覺大喜。叫道。史汀伙伴。請你保證一下。他們要把我當奸細訊問哩。史汀認識是蘇琪。趕忙對大衆道。蘇琪是很可靠的。並非奸細。大衆道。我們正在組織委員會。不用了嗎。史汀道。可以不必說着。微微一笑道。快解散了罷。我史汀是中央議會的委員。諒來大衆可以信得過的。哈沙知道不能再辯。放了蘇琪。暗使眼色。教蘆雪姊弟退到房門邊去。蘇琪又立刻凶橫起來。指着哈沙道。這個人是個敵人。他偷了我的鈔票同文件。還侮辱我。史汀道。他怎樣到大營來的。蘇琪道。是我叫人把他拿來的。他還有一個同伴。兩個人陰謀破壞。他的同伴。業已脫逃。

現在趕快把他立刻拿下。監禁起來。史汀依言喝令游緝隊動手。游緝隊正待擒拿。哈沙將身一縱。已到房門邊。史汀看見蘆雪姊弟。正在那裏。以爲他們真是軍人。喝叫你兩人趕快把他拿下。蘆雪忘了自己假裝大聲答道不能。這一聲。那些游緝隊以爲他是童音。蘇琪却看出他的本相。叫道。這不就是那個女子嗎。來得正好。我正要拿你。說着。追過來想動手。哈沙喝聲且慢。在懷裏掏出一個黑忽忽像梨一般的東西。笑嘻嘻握着。向大衆一揚。大衆都認識是一顆最猛烈的炸彈。嚇得都倒抽一口冷氣。動彈不得。哈沙朗朗的向大衆道。我只用把這支線一拉。十秒鐘以內。都可以把你們炸成灰燼。大衆聽了。更做聲不得。蘇琪也面如土色。向後一步步退下去。隔了好一回。史汀還掙扎着。叫人捉拿哈沙。哈沙狂笑道。你不用指揮別人。有膽量自己上前。史汀怎敢上前。但不敢上前。反循着牆。想躲進裏間去。蘆雪低低的向哈沙道。趁這時候。我們走罷。哈沙道。吳德溥還在裏面呢。蘆雪懷然道。真的。我把他

忘了。現在怎麼處呢。哈沙沈吟了一回道。走呢。我們也可以走了。我們找他。去也好。又起了一個念頭道。用這樣東

西叫他出來也好。說着驀地裏將炸彈上的線拉了一下。舉起來。向屋中間擲去。(下期再續)

讀五千書室叢話

脇生兒 臍生兒

癩 蟻

清康熙間。秦中有脇生兒。通州徐巖叟(起霖)紀以詩曰。混沌從人鑿。茲兒迥異前。生愁沈下土。得窾卽先天。頭觸蝸能補。耳空老失年。來途休過認。化育自無邊。自注曰。兒父王華。陝西三原人。旣代指其地其人。則其事固宜有。非子虛烏有之類矣。古傳李聘剖脇而生。人以爲幻談耳。不圖竟有其事。真乃大奇。

天下事。有奇而又奇者。數年前。宜黃一賣菜傭婦。懷妊二年。不產。頗憂之。一夕。臍眼忽暴張。旋乃開裂。產子二人。一死一生。而母卒無恙。此與脇生兒者。可謂同一奇事。然探諸生理學說。乃皆絕不可通。亦終懸爲疑問云爾。



歐戰十一大英雄傳略

谷芳

霞飛元帥

霞飛元帥的故鄉。是法蘭西南部一個市鎮。叫做里夫曹脫。他的父親是個箍桶匠。除了營業以外。全靠一座葡萄園的收入。幫助家計。霞飛一共有十一個兄弟。他排行第三。生於一八五二年正月十二日。少時最愛在田裏或者河邊頑耍。他的先生都以爲這是個不堪造就的孩子。那知他後來進了派爾併英中學。竟和換了個人似的。成日價用功讀書。放假回家的時候。也一刻不離書本了。中學畢業後。他家中決計教他去考阿考爾波里太克尼克軍

官學校。那時鎮裏的人都暗暗好笑。說這學校是出名費用大的。這箍桶匠的兒子。真太不自量了。虧得他家却毫
不被這種誹議所動。但是法國軍官學校的考試。非常嚴厲。霞飛在巴黎預備了兩年。才考了進去。這學校畢業後。又進一個最高的陸軍學校。專門研究建築工程。普法戰爭開始的時候。霞飛被委爲副官。建設巴黎附近的炮台。所得的成績很好。因又任爲隊長。那時他只有二十四歲。每逢給假的時候。就過回故鄉。和他的老友鄰舍縱談軍營裏的生活。他那老父更是聽得起勁。霞飛在家鄉純是

一團孩子氣。人家常常見他從糖果鋪裏走出來。衣袋裏的糕餅裝得滿滿的。

霞飛專司建築的時候。碌碌無所表見。後來去征阿刺伯人。涉過大沙漠。直搗梯姆拔克都城。報紙上才稍稍有他的名字。五十九歲就做了法蘭西高等參謀會議的會長。指導一切軍事上的行動了。那時法國有識見的人。見德

人整備一切。知道定有戰事要發生了。霞飛也就悄悄預備起來。有的還以為他是無事忙哩。戰事爆發的時候。法人瞪着眼見德人奪去許多城池。後來巴黎城中時常見德國飛機在上面飛翔。德大將克拉克領大軍離巴黎只三十三英里光景。人民惶急得了不得。但是不久霞飛把克拉克擊退了。他的威名也從此大震了。

兒童叢書
兒童故事

已出四冊
每冊五分

諸位小朋友不是很喜歡聽人家講故事麼？為甚麼大家一定要請人家講呢？祇因為諸位年紀小，不會看那些很高深的講故事的書罷了。因此我們特為諸位編出這種「兒童故事」來，用很淺顯的文字，敘述很有趣味的故事，叫諸位小朋友自己能够看，不必再聽人家講。這種故事書，每冊插入圖畫許多，極為精美；用彩色印刷，更為好看。諸位見了，一定很喜歡看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說無題錄

卓 呆

小說是描寫人生斷片爲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終。又無須裝頭裝脚。能夠寫實。當然更好。最容易達這目的的。不消說了。自然是短篇小說。

長篇小說的材料。到底不自然的多。作者雖很用精密的注意來佈置。無奈材料既不自然。總不免有許多勉強的地方。無論那一篇長篇小說。決計不能說絕對的沒有勉強的地方。這勉強的地方極少的。就要說是很好的長篇小說了。

中國舊小說。除了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西廂等有特殊價值外。其餘的。無非是「千金小姐游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一類東西。本本都是一鼻孔出氣的。有頭有尾。直要到大團圓了纔肯完結。差不多以爲不如此圓滿。就不能使讀者滿足。所以也不管事實上做得到做不到。寫得人生竟沒有不如意事。都能逢凶化吉。轉憂爲樂。書中主

人翁。多情人成了眷屬。還要叫他做什麼巡按御史。將來一定百年長壽。子孫滿堂。著者見錦上的花無法再添。方肯擱筆。迎合讀者之心。無所不至。思想的卑陋。篇篇如一轍。

這些舊小說。也都是長篇。甚至有多至數十冊的。天雨花、安邦志、定國志等。在婦女社會。占絕大勢力。作者是迎合着當時婦女社會的眼光做的。讀者是讀了這些小說。很崇拜很信仰很羨慕的。於是婦女社會的中等以上階級。一齊受了這作者的教育了。就是作者的思想。只管可以很長久的占據在婦女頭腦中。有讀者讀這小說一天。即作者的勢力可以多延長一天。婦女的頭腦可以多一天不變。所以中國舊社會的婦女。中這些小說的毒的實在不少。

就是從文藝上說。這些小說雖是千篇一律。却也有幾種

別開生面。另闢道路的。如白蛇傳玉蜻蜓等。總算是極想避開那常套了。掣來變了一個形式。其實精神還是老腔調。有什麼變動呢。

中國人的愛讀長篇小說。大約也是從舊小說上遺下來的一種習慣罷。我還記得二十年前的小說雜誌。如「新小說」「小說林」「月月小說」等。其中的材料。竟篇篇是長篇小說。并且編輯上也很不考究。這種月刊的雜誌裏頭。總是每篇登這麼一二回或一二章。篇篇承上。篇篇未完。說也奇怪。讀者竟很有忍耐心的讀了第一期。肯盼望第二期。其中偶然有一二期後面附載一二篇短篇小說。也不能喚起讀的興味。可也實在沒有佳作。

中國初產生短篇小說的時代。真的短篇小說很少。除了譯的。有幾篇純粹的短篇小說。此外的國貨。大半是改製品。這改製品。最多的是有兩種。一種是把筆記來改製的。或且照樣做。或是加料放大。於是某翁某處人。某生某縣產等筆記。大家當他短篇小說了。爲什麼都會當他短篇

小說。這也是中的舊書的毒。因爲我們看了聊齋誌異。也當做他小說。不區別他爲筆記的。所以聊齋派的筆記。與小說打混起來了。還有一種。是把長篇的材料來縮短的。劈劈是一篇說明書。源源本本都有。不過文章簡略些。這真不是描寫人生的斷片。實是縮攝世事的照片了。這兩種到底不是真的短篇小說。現在少咧。

第一批的小說雜誌停辦後。到第二批小說雜誌。如小說月報小說時報等的運命一長。於是讀者對於短篇小說。漸漸的生興味了。今日已趨極端。小說雜誌中。十分之九是短篇。後面雖附着一二篇長篇。讀者對着他。有些不入眼。並非是這篇長篇小說本身的好歹問題。乃是購讀者的讀法問題。倘使出一期讀一期。恐怕要讀這一期時。已經早把那一期忘掉了。或者等這篇長篇登完了一起掣來讀。那是第一先要有守候他的忍耐力。第二要一冊一冊好好保守。別移散。別借出。第三聚了一年半載。這篇長篇居然登完。不知到那時有沒有讀他的工夫與勇氣咧。

所以近來小說雜誌中的長篇。不過有這麼一個門類罷了。注意的人漸少。甚至有人主張廢除這一門。若是說要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來刺激讀者興味。推廣下期銷場。那恐怕現在的讀者。這種低度刺激。是不會興奮的了。

第一個提倡創作的。是小說畫報。旁的雜誌收稿。本來譯的著的。都一律看待。獨小說畫報專用創作。譯稿概不刊載。當時雖不過覺得自成一派。有些異彩罷了。其實今日創作的生產得這麼多。未始不是那時節提倡的功勞。

在當初提倡創作的時候。却也有人將外國作品。揀他與中國情形相符的。拏來譯做中國風。算是中國小說。這也是過渡時代應有之事。倒不必去責備他。不過與他相反的事實。竟成笑話了。我曾記得在翻譯小說極盛的時代。有一位某君。他本來不懂外國文字。他所作的。稿是

創作。他竟自認為繙譯。題目下面。一定寫着英國某某著。中國某某譯。其實英國的某某。也並非真有其人。他小說中的人名地名。特地用了四五个字的譯音。叫人非常難念。他連約翰斯密司等簡單的。還不肯用咧。一定要拖泥帶水。不是很可笑麼。

也有人當時因購買外國小說很費周折。不容易得到繙譯材料。便晚上去看了影戲。拏來做小說材料的。這也是譯本小說盛行時代的事。

近來的潮流。大有變動。譯本小說。倘使不是名著。竟無人歡迎。所以創作一面。很有人肯下些工夫。也比前幾年進步得多咧。不過中國偵探小說。裏頭有幾位重要人物。雖是用着中國人的姓名。總有些像譯音的樣子。不知是什麼緣故。

業餘的好伴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 東方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十二册二元 全年廿四册四元
- 太平洋**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 民鐸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 史地學報** 每册三角
全年八册二元一角
- 社會學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六册一元六角
- 學藝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 科學雜誌** 每册二角半
半年六册二元五角 全年十二册三元五角
- 數理化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二册六角
- 博物學雜誌** 每册三角半
全年四册一元二角

- 教育雜誌** 每册角半
半年六册八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五角
- 新教育**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册三元
- 革新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六册一元六角

- 小說月報**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册三元
- 小說世界** 每册一角
一卷十三册一元二角 半年廿六册二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 英文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册三元
- 英語週刊** 每册五分
半年廿六册二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 農學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八册二元二角
- 體育季刊** 每册三角
全年四册一元五分

- 學生雜誌** 每册角半
半年六册八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少年雜誌** 每册一角
半年六册五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
- 婦女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八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兒童世界** 每册六分
一卷十三册七角 半年廿六册一元三角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 兒童畫報** 每册八分
半年十三册八角 全年廿四册一元五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名家小慧 劫

培

羅平者。英國加波里專門學校之生徒也。平日喜獨處一室。博獵羣書。尤深於數理兩科。然未嘗留意於競爭考試。廣交遊。不擇人之可否。至窺其真際。仍落落難合。善揣人情。而人鮮能知其旨趣者。家既富厚。丰姿尤美。以此出身雖微。得周旋於貴族社會。時英國催眠術盛行。羅平尤銳意獨造。不顧社會之毀譽。某日。羅平在加波里教堂祈禱。結識一友。名可林克洛悌。交情日密。因借可林往省其父。可林之家居特莫村。其父即爲該區傳教之牧師。中年喪偶。與少女瑪麗同居。牧師篤信舊教。人極和藹。瑪麗聰明純潔。善侍老父。凡食物起居。皆躬親侍奉。故家庭頗安樂。羅平既造其家。彼父女見新客至。備極歡迎。而瑪麗得晤此少年佳容。更生其情愛。羅平亦易其冷峭之性情。日挾女郎徜徉於山拗水角之際。兩情既洽。幾片刻不能分離。

而老牧師看護之人。遂爲羅平所奪。牧師既老且病。不能無人將護。因雇一鄉村之看護婦。不能適意。鬱鬱而歿。羅平雖愛女郎。然孤僻憤世之情已深。意向遂異於常俗。彼以爲女郎今雖愛彼。然以如彼之性情。難保日久不生嫌厭。不如與女郎告別。遁跡於荒島。反可全其理性之生活。然瑪麗實愛羅平。自彼行後。不勝傷感。遂立志不嫁。竭力從事於慈善事業。移居貧民窟中。量力賙恤。貧民皆呼之爲聖母瑪利亞。後十餘年。羅平仍來倫敦。攜一老猿同住。設一旅館。任老猿爲經理。此猿能言語。服飾禮貌。皆與恒人無異。且能書算。羅平即委以財產全權。凡交際社會。無不偕其同往。一日。與老猿同往戲園觀劇。衆見此衣冠獸客。大動公憤。於是倫敦新聞。無日不批評此事。交際場中。用爲談助。其論調大不滿於羅平。謂其公然侮辱人類。惟

其旅館之營業。則有增無減。因彼館中規則。每禮拜有兩日不收食費。宿值亦較人爲廉。况老猿性復慷慨。一日。贈某婦人購花費千鎊。又一日。衆人竊議老猿。某女郎爲之辯護。老猿感之。贈以金鑽項圈一。價值不貲。自是聲名益大。而嫉忌者亦益衆。事爲瑪麗所聞。遣書規勸羅平。冀其悔改。而羅平之報書。則備極牢騷。未幾。倫敦發生一暗殺事。其人爲一勳爵。先暱一女優。既又與一貴族女郎（即前此爲老猿辯護者）訂婚。垂成。而勳爵失蹤。越一禮拜。尸浮於河岸。偵探初疑女優報復。後經詳究。始知貴族在某祕窟吃食鴉片。爲主人所害。主人已自盡。其嗾使者未獲。於是偵探之眼光。頗致疑於羅平。與其獸伴。一日。羅平之旅館失火。羅平尙居高樓。火光已迫。救火隊適以長梯至。老猿卽奪其梯。救出羅平。尙救報紙。無不稱此獸之義勇。而羣疑皆釋。羅平卽挈老猿離倫敦。不知所往。越數年。羅平之友可林。遇彼於摩摩斯境之斯答鎮。始知某勳爵實爲老猿所害。先是勳爵誕女郎之美。欲與結婚。女郎已

先有情人。係一窮畫師。女郎之母。慕勳爵貴。揮窮畫師於門外。將以女許勳爵。老猿感女郎辯護之德。知勳爵無賴。乃使人殺之。復以資助窮畫師。遂得與女郎結婚。此事皆載於老猿之遺著中。吾今當略介紹老猿遺著之大旨。讀者如嫌未窺全豹。可購商務書館原譯本讀之。老猿曰。吾觀人類之歷史。恆以一二大權利之爭。不惜犧牲億萬人的生命。又其黠者。貌飾仁慈。廣聯徒黨。陰售其欺世盜名之計。迨衆望所歸。攫得最高地位。遂規定不平等法律。箝制人民。自私自利之心。較盜賊尤爲陰險。大似陳舊書篋中之蠹魚。潛食羣書。初無聲息。人世無形之盜賊。其影響於國家者。類此矣。吾今乃知歷史中人物。如沙中之金。歷史家特就名人事跡。鋪張揚厲。藉以增其國家之聲價。而掩其醜行。正如礦師以煉金示人。而掩其沙礫。又人類交結。既不能相見以誠。國際交涉之條約。久亦失其效力。如胡瓦特博愛仁慈。誠不失爲君子。而當時殘忍宵人。羣起爭與爲難。提庇斯忠事聯邦。用昭大信。而破壞信條諸國。轉笑

其外交政策之愚。更觀近世國君。爭以陰謀毒計。擴張國勢。吞滅隣封。人羣之領袖。顧如此耶。又貧富階級之不均。貴者窮奢極欲。揮霍直如泥沙。而勞動工人。終日操作如牛。乃不得一飽。天下不平之事。寧有過此者耶。使人無辨別事理之特性。僅如吾猴族食果飲泉。寧非奇樂。乃上帝

厭棄生人。特賦以後天理性。使與先天之本性相離。如化學家以二種冷液汁傾入玻璃管中。使之混合。立生沸度。故理性者。適足以戕賊天性。長人之惡德而已。人心之智慧。實製造劫難之原質也。

王懷琪編

易筋經十二勢圖說

一册定價
一角五分

易筋經廿四式圖說

一册定價
一角二分

相傳此兩種運動。均為後魏明帝太和年間僧人達摩所倡。功效素著。王君特采取十二勢廿四式兩種運動之姿勢。編成圖說。於每運動之後。悉列以原文。並各附精圖數十幅。理論方法。詳備無遺。凡有志提倡國粹體育者。不可不讀。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爲海寧王國維先生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覓委窮源。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專論今劇凡四章。一概論京調徽調及崑曲。二專論京調各齣之唱法。三記前清咸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四結論。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南詞北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換頭襯字之解釋。條分縷晰。既詳且盡。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古今名人手蹟之真偽。第二卷以下斷

代爲書。曰宋元明。曰清。曰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小說考證

三册 一元二角

二書考據之詳。得未曾有。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爲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洲文學家小史。及所著各書大略。附以論斷。於古今文章沿革。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蘧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文字之種類甚多。燈謎亦其一也。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之外。別開一門徑。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二角半

中國雕板印書。始於隋唐。他國皆在其後。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此福建省女孩係由嬰孩自己藥

片所救治也

福建邵屬順昌洋墩街公理會福音堂牧師謝禮經牧師來信云鄙人女孫年方三歲於本年七月間時值暑夏適感炎熱致患長熱不退之症久不思飲終夜啼哭延醫服藥毫無效力體成瘦弱形態變更粒食不進令人驚忙余



幾將垂危

家大小日夜焦急相對束手救治無術除時常跪禱之外別無他法正在痛慮之間幸蒙神威

忽憶家存貴局藥片足能專治小孩各症適如迷津得筏立取藥片按仿單服用立見功效再購一瓶服之即獲全愈非但疾病盡除更且胃納漸進飲食倍增俾得身體強壯精神充足肥胖異常矣嬰孩自己藥片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郵票大洋三元郵力在內即班回件

高明之醫生定必告知其病家必需每日大便暢適有序若阻滯不通為各疾致病之由也欲治便閉大腸有序肝經舒展或治 疾病頭痛 肝火上升 口氣穢濁 面上紅瘰 瘡癩等患首推紅色清導丸也並無他藥能駕乎其上者矣廣東信宜雙山大坑坑甘景周先生來示云弟年來守制家居心中憂悶多以小說消遣故睡眠失時

宜服清導丸



欲保身體康壯必先腸胃清潔

致起大便祕結之病日久復增頭痛頭暈目眩等患苦不堪言

素仰貴局之紅色清導丸有清潤大腸之功即於夏間試服紅色清導丸數粒大便即通數服之後諸病若失三瓶未罄各症全消誠係清導丸之良劑也韋廉士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三元郵票通用原班回件

重印 正統道藏

道家之書皆粹成藏始自六朝歷唐宋金元遞有增輯至明正統十年重輯全藏萬曆三十五年又輯續藏都五百二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冊清時皮版於大光明殿日有損缺迨庚子之亂存版盡燬各省道觀藏本亦稀京師白雲觀獨存全藏幾成孤帙凡地誌傳記及醫藥占卜之書或出晉宋以前或為唐人所撰四庫既未甄收藏家亦鮮傳錄其中周秦諸子半據宋刊金元專集尤多秘笈宗教學術所係甚重茲由海內閱達發起重印經東海徐公慨任印費特屬館承印發售以廣流傳預約之方謹具於左伏祈 公鑒

發起人

趙爾巽 張 謇 熊希齡 梁啟超 張元濟
 康有為 田文烈 錢能訓 黃炎培 傅增湘
 李盛鐸 董 康 江朝宗

發售預約截止

十二年陽曆三月

- ▼ 書 式
- ▼ 出書期
- ▼ 預約價
- ▼ 書櫥價
- ▼ 樣 本

全書約十萬頁 分裝一千二百冊 照六開本式
 用上等紬連史紙石印 書根上加印書名冊數

全書分六次出齊 自十二年十月至十四年六月 每四月出書一次

一次全交 每部七百二十元 (一)預約時
 三次分交 每次二百八十元 (二)十三年二月
 (三)十三年十月

另備書櫥四架 櫥木製九十元 櫥木製六十六元 用否聽便

內附緣起預約簡章及預約定單承索請附郵票三分

商務印書館謹啓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